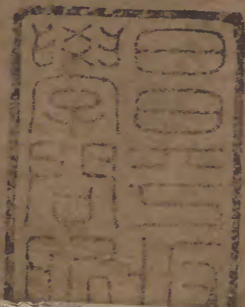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

自五百十二至  
五百二十三



判

庫文閣內			
三四函	三七二六	漢	書
九	一〇〇	冊	架

庫文閣內			
三三函	三七二六	漢	書
一	一〇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26	
冊數	100 ( 52 )		
函號	361	5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英華卷第五百十二

書數師學射投壺圍碁門二十七道

書

字詁判六道

錯字判一道

數

習卜筭判一道

觀生束脩判五道

師學

毀方瓦合判五道

射

淺草文庫



署書題閣判一道

湯家有歸藏判一道

雙陸棋判二道

博局判二道

文苑英華

卷

一

書

兵部試馬一作射判一道 引弓不中判一道

實爵西階判一道 雙耦射判二道

投壺

投壺判一道

圍碁

圍碁判一道

書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青簡

恐誤當時許蔡邕之卅書將傳後學况秘緯有府馬書豈

官備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一作罔齊於徐

疾覽之繁文豈將為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肘惟

甲斯篆非罪勿籍

同前

裴騰

鹿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效於

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之筆

微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

微言有絕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獲免

同前

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

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裨計日不移無  
懸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  
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  
意雖則摩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簿訴將俟片言欲  
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  
之出入於是乎在

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馮六經方寘麒麟之閣而  
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  
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辦以功庸之効先則窮其狀  
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簿訴須緘滕口之訟者  
人膚之獄

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  
工寫為務理宜不憊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  
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辦於當  
時鉛黃莫施於學校一作典一作罪自掇也刑則何逃然而一作  
紙類以難易論功時一作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  
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申大小之辜

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塚升  
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婆娑正府掌握銀鈎

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畧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  
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旌不匱  
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  
墜業擯遂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  
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仗之宏模績  
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臺越市推珍還  
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構倅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辨  
見矯以功開揆日翥偃蹇之雕薨號起凌雲結幢幟之畫  
閣式題飛榜方呈鵠反之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髮  
花鏡裏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隳素業坐堂取誠誠欲謹  
身良治遽捐其如棄訓撫帚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  
之明風深遠祖述永言丘首難忘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  
復懸針之藝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元稹

集無

文奏或差本慮行詐此例可辨必有原情苟異因緣之姦  
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爰毫

遂見尤為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倘以百為千比  
賜縑而難赦若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苟殊魚魯相懸  
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訴以可行難書  
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訴人在法當爾

數

習卜筮判

趙丁年十八弟乙年十六並解卜筮所司補丁為卜筮生  
補乙為曆生訴稱曆生六年滿兄年長易就卜筮生八年  
方滿弟年幼請更習業所司不許苦訴不伏

對

康子元

趙遠徐苗惟丁及乙並測王衡之度俱闕瓦兆之占二  
未能成童已邁謀龜謀筮補丁以下史之曹六日六句  
乙於保章之署雖咸用其術而未愜所懷論長幼於弟兄  
徒稱易就訴六八之年載頗亦難從假有讓詞庸無他計  
既言並解方見同收所司差擇寧乖允當各參爾位無或  
浮言

易家有歸藏判

甲為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為占鄰人告其左道不  
伏

對

元稹集無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  
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

背於周經而七八為占爾蓋觀於殷道徒驚異象曾是同  
歸辨數雖冠履相睽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遇艮足徵  
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觀生束脩判

與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筭生例徵束脩訴云蓋伎術  
不可為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筭之伎術生終不伏

對

張太古

天地設位羲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叶四時之明著  
授生人之出入庚來就學補我觀生朝視禎祥夜瞻恒象  
願知分野思辨華夷未明蜀使之來尚昧嚴陵之坐師徵  
其禮同彼筭生以觀七宿之功援引六觚之事尚垂著  
徒爾受財雖勒望於束脩終難同於伎術生之不伏煩  
無犯無隱師之固求有異惟貞惟一各宜知理奚至費詞

同前

張瑗

執伎以事嚴師為難束脩既行誨訓無倦惟其業茲曲藝  
就彼師資隅際摳衣已稱弟子席間函杖一作須稟先生  
妄有燕朋之詞而違成例之訴以筭非伎斯為妄矣在三  
如一其若是乎既虧北面之禮須受西鄰之責

同前

李子珣

與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寶劍於豐城天上  
瞻星識賢人於穎水既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之好  
束脩是徵所務雖殊於筭生其致亦同於觀者康成博物

計天儀而不差裨竈多知察時變而無舛一彼一此豈曰殊途觀生筭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輒此薄言頂科虛訴之誓俾從伎術之例

同前

張子琳

師資之道非唯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譏觀生積習玄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鈎深順秘雖請益不倦而斯道難弘忝曰服膺束脩宜其見贈雖云伎術酒脯何所欲供筭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庚實可發

同前

李仲雍

抑乎天文用察昭應辨彼雲物以知休祥矜術數以分官保章而命職庚以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陳採劉向之故事補職觀生扣鍾師業銀河宛轉瞻一水而初分王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業則未就師何有言且束脩自行誨無倦矣六藝有數筭其異歟言生合有束脩稱筭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少之差方定是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然

師學

毀方瓦合判

大學官

後篇作得大學博士

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為非訓導之

本不許

此題又載五百十五卷今已削去

對

呂頴

國崇大學禮尚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官情夫古訓



好是多方徒探儒行之辭伴從瓦合罔思絜矩之道不改  
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闡載何先師之  
不違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  
明徵胄子順以嚮方幸無迷復

同前

崔玄亮

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眷彼儒流  
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為心  
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  
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司業之規無取學官  
之見

同前

元稹 集無

以就賢雖無黷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發  
象宜先屈已君子不器慎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  
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中合土之  
譽况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為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  
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惜

同前

哥舒恒

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誠寧違從衆之規惟彼  
國庠典夫胄子以為公侯之胤自伐淹中謂其禮樂之家  
難為人下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衆臻儒者  
之旨正唯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

同前

白居易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群在毀方而和衆况化  
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園鑿而方  
柄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劇司業以訓導  
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  
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集作勸學者所  
宜聽之此篇元編在五百十五卷今移入于此

射

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絜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令無文此乃選  
士之禮

對

姜公復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  
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圖  
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蘩令太常之踰局一作奏曲  
且五善之禮無赴赴之武夫三勣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  
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耻  
也

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為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  
選將依格式

對

張叔弼

射以選德期於禦侮引或不中病在即戎瞻彼夏卿置茲

列校行乎歷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載張徽七札之武力  
然以進不失鵠取必穿楊授受皆揚於格文是視靡求於  
戰勝戴鵠興論雖繩闕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有司之罰  
實爵西階判  
甲以射會賓客賓爵於西階之上賓之拜受者三人頗疑  
其衆或曰多以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

對

嚴公衡

習射觀德序賓惟賢苟為當仁定惟合禮甲爰展我嘉事  
將脩爾和容射夫既同且盡志而就列君子攸屈宜展敬  
於初筵故主人揖升而實爵嘉賓立飲而不拜登降之際  
既匪憊于儀德藝可尊寧限之以數蓋恃多為貴者且亦

禮夫

雙耦射判

庚為士雙耦射御於大夫或非之越次辭云非害禮文

對

李邕

射以觀德聞禮擇賢士或未賓賤亦為耦庚列於下位陪  
此和容弓矢斯張乃同於相圃蘋蘩或獻何射於澤宮誠  
爵命有殊在客主宜敬從大夫之後執鴈雖尊樂嘉賓之  
心射侯無間事既殊於僭上辭未失於謙光覆視前經誠  
為未害

同前

穆贄

將欲觀德式崇講義所以大射有諸侯之禮五善標六義

之首惟庚是時謬疑其盛禮疾徐得中應采繁之節揖讓而進忝大夫之耦既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爭而為仁亦發彼而有的且尊卑異等在典法而則然德義同歸豈班列而為間庚為稽古或乃謏聞

投壺

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賓賓不拜前云魯鼓不作失儀不伏科罪

對

周公制禮王女騰規吐飛電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之禮非無賓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妄申鄙見輒觸公方徒事曲躬虛持枉矢既投常憲復挂髮此而不繩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準禮科按理詳文將謂為允

圍碁

圍碁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弈碁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對

鄭少微

蕭一作蕭然北庭不敢南牧有備無患尚勞我師都護副彼軍容屬當戎旅理宜躬擐甲冑靜柝邊城焉得留翫弈碁橈師亭候懷爛柯之未伎虧授鉞之良謀苟失律而否臧况慢令而致寇逗撓之罪已孽難逃糾按之明職司其舉

請拘司敗以正爰書

同前

畢遷喬

運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廼忘情於奴戲  
雖費禘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律羨一枰之上  
空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駟按界  
執簡彈遠白以群兇寔由運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真以  
逗撓雅符彛憲

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三

判十一

射御門三十一道

澤宮置福判六道

張侯下綱判五道

不以騶虞為節判一道 不以采蘋為節判二道

鄉射司正倚旌判一道 賓觀武藝判一道

矜射判二道 祭侯判五道

馬驚師徒判七道 射不穿札判一道

澤宮置福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福不設中御史劾之訴云  
自邦國已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之前聞

對

御承緒

六藝之脩五善之備禮稱觀德義在興賢豈加爵而益封  
實選士而預祭惟甲何者司射澤宮見狸步之張侯以鹿  
鳴而應樂設中置福用陳矢筭之儀藉獲建旌遂明多少  
之數賓主存乎百拜公卿繼乎六耦能其中皆定以和容  
豈罰觥之為慙亦削地而成耻禮之美者德實在茲况名  
位不同自邦君而節制器物有等寔王者之殊儀卑不踰  
尊上得兼下法官所効敢奉守官之誠訴者有辭恭聞克  
謹之義

同前

潘文環

祭以訓恭射唯觀德出正中質將定於賢愚備物致用是  
昭其典禮瞻言爾甲司此澤宮張熊侯以示威酌狸步  
尊美飲筭初列爰立豐以表儀射器斯存亦置福而供命  
然以高卑異等名位殊倫若事屬諸侯固宜同於相圃而  
舉非王者爰可論於設中既無共職之懋寧懼守官之効

同前

程休

刑措化成教尊義立將崇大射爰隸舊章先習禮於澤宮  
且觀德於方國恭惟彼申天子有司展四體而能勤事一  
人而匪懈固合在儀必備豈可立事無規今則乾道昭回  
天光臨下捨矢如破雖則射不主皮置福無中如何發彼  
有的法官之効以告闕於今供司存之辭訴未聞於古制  
雖五等有數四侯既張而茲禮不存斯人何罪

同前

蔣準

射以觀德禮先擇士是明五善之義豈從六藝之卑况聖  
敬日躋王假有廟將期預祭之事是知必爭之道甲學乎  
相圃司彼澤宮并夾既陳決拾斯似思備物以致用奚曠  
官以速尤竟不具於鹿中乃空歌於貍首末學茲甚不敏  
則多天子之儀用或兼下諸侯之禮事乃舉中使揚解而  
有言 發的而足獻遂合會稽之美每抽厨子之房肅慎  
之貢仍韜夏后之服繁謂

同前

裴子建

巽賢觀德存乎射義為邦之度因文物以肅陳將祭之儀  
必先朝而慎習於是審茲裡步張彼熊侯揖至讓升和容  
類於相圃持弓挾矢雅頌彰乎澤宮司馬分進退之規主  
人奏蘋蘩之節百禮式序五善無替既有備於置福復備  
適於設中法官執此簡書欲行統撻訴者確乎執理憑於  
名制用捨之道抑有司存且列國諸侯擇士而祭自守彝  
憲無相奪倫事乃屬於邦君罪孽歸於彼甲緇稽古訓斯  
為正典得失之旨居然可知

同前

劉肱

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  
觀德將因捨奠是用末賢甲為主司素非遠一作吏澤宮  
之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垂魯典既而工歌九夏庭列  
三侯決拾既似於瑀弓并夾則陳於揚矢標名一作鹿兕  
或有國之前聞皮稱熊豹盖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訢雖以

執禮爲詞闕而不供終當毀積之責請依中典以勸無良

張侯下綱判

景張侯下綱不及地武賓遂貫之監者謂無揖讓之禮不坐奠豐上賓袒決而退

對

劉瑾

六藝崇射五善遵禮景也張侯職效能於棲鵠賓之遂貫邊呈妙於啼猿曾不知指策有揖讓之儀飲筭行多少之節下綱不及如堵奚瞻監者有知奠豐是闕人而無禮袒決難留以之觀德從何擇士若不論辜是誣怕憲

同前

王譚

國將郊禘王有聘享宴而習禮射以觀德大侯既抗敦一弓乃堅天子張熊武之威諸侯異朱玄之殺不及地武何所失儀高其下綱誠爲順理然禮崇三讓無聞固請之辭射有五容先招不至之訥雖飲於少筭自可奠豐而獻爾發功方觀袒決於賓微於一作捨禮在景何所憊儀但欲旌能期於書過

同前

考贊論材審藝觀德爰設三侯之禮以崇五善之儀狸首登歌是求於合雅采蘋斯奏何先於主皮惟彼武賓齒于其位宜揖讓中節允諾一作於觀善何穿洞非儀坐彰於伐德綱則未下射何速如自貽監者之尤遂于司馬之政不奠于坐誠叶周人之式袒決而還亦符相圃之事雖君



子之爭戒一作或所苟得而士師之律未可深文宜從肆緩  
謂叶平典

同前

姚承構

開彼澤宮臨茲相圃可以觀德必也射乎所以揖讓而升  
審固而動矢流貫的侯服親於主皮樂奏采繁笙鏞備於  
和體豈失于獻士而亂於簡能下綱靡及於地前飛羽虛  
驚於雲際坐奠斯闕袒決而還宣父之妙誰崇仲由之冷  
何寄且君子之爭應免於嚴科小人伐伎須從於薄典禮  
律之道斯合宜然

同前

嚴迪

景運細步張是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綱未踰於  
形則有藝執射多功舒卷寧懼於出正發縱每聞於破的  
形弓既斨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  
禮成揖讓不徇主皮徒矜袒決之容未覩奠豐之事作而  
非法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實罰

不以騶虞爲節判

大射之禮主司不以騶虞爲節

對

寇泚

禮經之設寔和天地凡在有司理資虔恪况大射斯御大  
侯既張誦徃首以成章歌騶虞而應節匪文匪武載光於  
禮容爰遊爰豫一作爰式備於彛典崇折俎之儀助發生  
之氣豈得昭弓之旨致闕公宮彼茁之規猶虧相圃位已

率於司射法須加於秩宗請寘鷄鳩之科以懲樹皮之失  
不以采蘋為節判

甲會射制氏不以采蘋為節所由加罪訴稱非三命已上

對

常述

射以習戰樂本宣風雖君子之所爭乃先王之修訓惟甲  
幸逢光宅早踐榮班羔裘以朝未登三命之秩主皮為會  
咸茲五善之儀興武與同必期多筭和容中質不出于正  
節未及於采蘋事有歸於制氏欲加其罪竊謂誣辭且物  
有司存孔門垂教失官為慢春秋所規節以樂章誠則大  
夫之禮非禮不動實惟先聖之暮師古未表其明知禮及  
招其咎所由斯罰有異繩愆制氏有言誠為舉枉

同前

馮萬石

至聖威察利用弧矢六藝和容率由飲射故澤宮相圃揆  
尊卑之節出正中質定賢愚之分既參之以樂章必備之  
以禮物甲利乃習妙言會其儀豈徒主皮之善將勤君子  
之爭制氏頗曉鏗鏘班乎樂職屬斯登降須徇疇人寧宜  
篋簠不修鍾鼓靡奏闕於所守罪亦何疑至如武侯熊侯  
自天子而斯達采蘋采藻一作采藻由命士而有差理合各  
附等威咸依節制訢非三命已覺詞游將扣兩端須知甲  
品請更閱實然後定刑

鄉射司正倚旌判

甲司正命獲者倚旌為有司所糾詞云兼官無事

對

李思元

國有燕饗代存飲射貴以觀德先乎踐禮故比茲六耦是辨其等威抗彼三侯必憑乎班列眷言伊甲則曰司存寔掌厥儀克閑乃事序賓明揖讓之則進或歷階贊射辨升降之儀退惟輔序而決捨是飲弓矢斯調射人發功非無破的之藝司正命獲爰有倚旌之禮將欲乘其多筭罰以弛弓使夫沮勸必明威容可則况職不在備禮或從宜無事則兼寧云離局之過有司所糾實負曠官之責

賓觀武藝判

乙為賓觀武藝主人三拜不容兩拜責其闕禮

對

李暄

飲以明之射有觀者設中筭以章物立其賓以相儀乙黨稱賢進退有度將拜至而拜洗且三讓而三揖一作是欲體和容之節知曲藝之美匪惟訓人抑又觀德豈可空瞻棲鵠未盡主皮尚陳旅酬必候一作興答將疑飲數故異禮容既不爽於威儀亦何妨於備拜謂之有闕宜乎未

矜射判

樊少翁與箭張廻各自矜尚詣府以廻優少翁不伏

對

李迪

武有七德所以保大定功器重五兵所以禁暴戡亂在三端而不棄居六藝以為先張廻擅飛衛之功樊少翁得養由

之妙同觀挂蝨並斷征鳥暫彎繁弱之弓載發忘歸之矢  
俱窮中質各盡和容未見於馮謙遽聞於矜尚君子無爭  
必也射乎府司既曰迴優少翁如何不伏

同前

郭行則

少翁繁弱靈苗張迴忘歸遠系各是良弓之子俱膺美箭  
之名類飭角以甄形攸資定體固鉄羽而成質期乎陷堅  
蓋取諸睽用明弧矢之利道該於藝允覲和容之能非唯  
取貴禮經固亦以威天下是處顏高之室稱乎六鈞寔發  
養由之弦先於百中論其飲羽本爲相資誥以主皮事非  
獨善瞻言繕造何劣何優據其精靈徒矜徒尚文戰而朱  
管先鳴齊驅而適聞後殿少翁不伏雅叶道方張迴非優

典

祭侯判

得甲祭侯辭曰強飲食御史糾非息宴之禮不伏

對

袁歆

唯祀與戎禮之大者觀射見德侯其是歟俾微福於爾靈  
將示威於我衆所以司馬張皇於五射梓人盛飾於三侯  
繫而有儀下綱不及於地武祭以盛禮上射更揖於堂楣  
是則俎豆克陳熊武相間多筭少筭射人或觥於示疑作爾  
爵強飲強食祝史無愧於我辭冀必懲於不庭是有祈於  
介福雖非宴禮寔曰武經既庶幾於戢兵復何疑乎致祭  
乘騶之糾斯心奚至於加諸而中鵠之誠彼甲未越其典

則禮不瀆也神其吐之

同前

魏兼柔

揖讓而升發彼以折爾爵正鵠苟失必也及求諸身甲主  
張三侯是供五射簋貳以薦初陳強飲強食之辭金奏既  
動間以采繁采蘋之節屬九圍有截五兵載橐宜習禮於  
澤宮可觀德於相圃下綱不及於池武中掩以待於乎考  
惟若寧侯則抗而祝也所以擇士乃與之祭焉稱非息宴  
妄為柱史之糾觀其守職未失梓人之規無咎可徵甲免  
未戾

同前

李挺

舊典相圃遺法實備多儀亦彰異數至若一曰之澤  
禮物載張獸侯量下綱於地武射之義也豈直主皮神則  
憑焉必侯工祝羞脯醢之嘉薦陳傲戒之順辭或中鵠而  
弁則實爵以獻終乃示其慈惠庶將強其飲食正依經禮  
寧畏簡書爰詢栢署之言未達梓人之職甲之不伏可謂  
守官

同前

秦用

五善與能三侯是列俾射夫有獻庶君子必爭甲藝窮決  
捨心惟審圖成規月滿則先張之弧如破風馳能發彼有  
的對梓人之成器受司馬之滿觴祭則有經辭豈失舊既  
不寧是抗非貽福謂何且使臣農夫息宴以禮而主皮極

雉降殺異旨如或獸侯斯張是則豸冠虛觸尚迷岐路更  
佇指縱

同前

姜庭琬

祭以主敬射以觀德三侯既設遂聞熊豹之差二簋可享  
爰申脯醢之奠甲進退有度揖讓而升方備於五善詎界  
於六藝有如武子之妙以取牛心類后羿之能無全雀且  
祭必如在神當格思唯寧者立以繼代不屬者抗而射汝  
強飲強食陳祝史之正辭克禋克祝介曾孫之景福必也  
正其齒位稱彼兕觥將勞農以休息乃示宴以惠慈鐵冠  
祈糾恐未三思鉛刀且用終資一割同於噬腊難以其心

馬驚師徒判

卜氏為御馬驚師徒示却監軍糾為無勇卜氏遂死之或  
諫其功監軍請寘平理誅者執云非罪

對

梁庶

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綬克敵  
是因奉旗攸屬卜氏叅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  
晉侯之車將敗師徒示却鉦鼓微旋既獲譴於言司載興  
慙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劔之臣敗軍大尤頃聞免冑  
之客是用捐軀不佞一作規死如歸東野傾轅雖則其罪  
國書殞首終用可嘉足比乘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誅庶執  
死節以寵鬼雄

同前

楊仲昌

師貞以律大易微言羣吏聽誓先王垂則卜氏致躬所役  
頗事戎昭似乘丘之物立寧執御而無勇遂使秋一作遷  
塞北介胄慙容日暮城南誠輦傷氣監軍執簡而往操刀  
必割冀圖賞罰以制忠邪但授一作綏匪憊流矢斯驗嘉  
赴敵以徇節亦議功而何妨禮經孔昭誅德惟允實下也  
之非罪宜捨諸而無惑

同前

呂令問

將執御乎必使能者伎苟有素失乃非愆卜氏御戎豈其  
敗績六藝之末尚勤夫子之言十乘之先遂執王良之轡  
既而師貞以律騎勇爭鋒外強中乾忽陸離而莫制大  
將却遷延而欲奔非馬其人異於將之沒怨有矢  
責父之非罪圍人以告誠合誅之生也不欺將子無惑

同前

梁涉

赤羽相向魯戴乘丘之役紅塵交飛國驂責父之御事死  
蒙馬力均投牛變非銜檄驚為流矢殊卻克之不止因潰  
齊軍成魯師之小却便亡卜氏汗朱輪豈敢言病驗白肉  
乃知非罪逝者既往吾誰與歸死而可哀士始有誅此焉  
寘理孰曰監軍雖欲必也正名是故惡夫佞者

同前

褚思光

卜氏習聞秋駕工隨水曲屬出車盤盤有六月之師將執  
訊連連成九天之勝而深谿難拔小駟易驚殊攝叔之致  
師有懸責之敗績是無勇也於此死之監軍糾慝未窮通

憲必若馬為流矢所驚人殊執轡之罪則死非其道一作  
謀得其功率象前聞寧宜冥理

同前

楊慎金

邊候時警聞列將之授師戎車啓行有僕夫之執御白刃  
交下望軍麾而且前紅塵四飛聞戰鼓而俄駭甚朽索之  
為御因交綏而小却疇昔為政雖異羊斟不仁今時敗績  
還同卜國無勇結纓而盡復矢空非請易其名蓋難露於  
下士將寘于理焉可罪於亡魂雖聞舊經非辜當失不謀  
不罪斯焉取斯

同前

劉璿

登庸取士六藝稱先設策除兇五兵是要卜氏為御  
於馬驚監軍正刑志存乎鷓逐昔懸責理御嘗聞流矢  
災卜國佐驂遂彰白肉之患有功必賞有犯必科未明敗  
績之由須覈馬驚之故請重尋詰然定是非庶使幽冥申  
寃功過昭著即寘于理深涉乖踈

射不穿札判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辭云液角者不  
得牛戴牛角

對

白居易

貫革垂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奠體以成執  
簫而獻中規無一作不一作撓六材難則合三捨技有憊七札不  
能穿一旦集作恐傷人之甲不白堅乎而非戴牛之弓



自入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兮周典足徵彼有  
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

...

...

...

公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四

判十二

選舉門三十道

舉似已者判六道

舉方正者判三道

舉嘉遁第判一道

自舉判一道

舉人倨傲判一道

自比管仲判一道

貢士不歌鹿鳴判一道

鄉貢進士判五道

貢人帖經判一道

括州貢士判一道

獻賢能書判二道

舉賢任選判二道

被替請選判三道

詐假求官判一道

知名配杜判一道

舉似已者判

丙充使舉似已者御史糾按丙稱但成三物唯善能之

對

陳齊卿

舉善國經為善身守有觀風俗俾擇賢良故輶轉一作一

封尚且通於鍾律埋輪八使豈獨懼於豺狼丙以星車達

諸天府惟賢能似雖讎不忘御史彈違蒞職蕭物臨人謂

無失於奉公乃見傷於與善使苟為酸邁詩東門之扮

但其下既引羊舌又疑是酸茂畏此簡書則羊舌廢而不與和奚誰其請

老制命為義然暫威於栢臺察理蒞仁終取連於茅茹欲

成三物方建一官所糾之言其細已甚

同前

屈突滑

天生蒸人樹君以牧國有理體得賢其昌丙人伊何廢

發揮王化對揚天休整日馭以觀風駕星輶而問俗

方欲度績其凝伊又九功式序搜遠逸於巖藪訪才能於

草澤舉不失德推皆似已既無替於拔茅亦何慙於擢一作

折桂且繇則廢命禹乃嗣興奚其歸老午也膺職內不子

避外惟讎舉建茲一官成彼三物自叶彙征之吉寧失鶴

鳴之義憲司所糾誠為妄作不能沮勸忽肆淫刑參則不

敏未敢從命

同前

裴春卿

受命觀風光膺耳目停車輟駕是牧疑作翹楚知之不遠

十步自得於芝蘭行之有隣千里方聞於應會惟彼舉善

誠為好德出門無爽於同人投士遂多於似已類和奚之

直道有范滂之遠心建一官而三物克成舉十室而四方  
知勸皇華允美所謂伊人白簡以聞徒爲此糾

同前

獨孤峻

舉賢無私惟善所在苟利社稷無恤其他

疑作也

故德能佐

時彭仲超於令尹才堪御敵觀父統於三軍唯得其人似  
已何爽且魏獻舉代祁奚薦讎將利國是資不阻親怨以  
進賢爲務寧問回邪故能建彼一官成乎三物先賢所尚  
君子躋之事以類分云胡不可瞻言丙也直指是稱舉爾  
所知何敢沒沒良才衆矣多舉何妨御史繡服霜華驄威  
電發將違執秩言真僕區魯不知獄也放紛刑乎頗類見

傳昭十六年子淫刑以逞誰則無辜得善誠則可嘉糾按

爲疾也

同前

房密

進賢受賞求善以類苟有徇於廉能固無嫌於讎黨夫不  
惡汝句柳朔方爲於栢人孰可代之伯華旋佐於軍尉事  
不爲諂舉乃斯得以成三物奚獨一官且王命使臣匪躬  
之故位多君子何限之拘方勵時而激俗寧守文以牽制  
能舉善也唯其似之大夫之中則聞於祁氏御史之糾無  
爲於魯人宜加爵地之榮勿陷功賢之議

同前

李翥

父教子忠爲臣不易知人則哲惟帝稱難任官惟良底祿  
以德莫不進方正之士獻賢能之書詩詠繡裳禮設庭燎

衣冠濟濟鳴玉珮而來朝文雅鏘鏘望金門而待詔初夫  
夫之請老內選其親范文子之讓能豈遺其舊皆舉不失  
職義不在私晉國建其一官魯史成其乎一作三物士遇知  
已惟其似之觀星使之來儀長歌棫樸覽霜臺之糾謬反  
示疑狐裘寧假有辭自然無咎

舉方正者制

京兆尹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詭衆虛矯  
奏請左遷

對

張萬頃

漢辟賢良周升俊造求我士庶登之于朝咨爾大夫褻然  
爲首以弼余教將天賦之才以尹京孫弘待詔軒屏中  
紫襜偷上謁如咫尺之在顏何槃辟以爲禮將三命以必  
先奚九拜以愆儀然惟才所難與人無備焉可納虛說之  
說畏賢能之書苟上第之得人豈左遷之云罪試可乃已  
吾無間然

同前

崔珪璋

制祿受寵以身許國夫不舉賢宜其削地故何武所薦先  
於宗黨孫弘慎擇果得詞林至如官則尹京爵爲上秩問  
馬未能於鈎距推賢乃見於槃辟且不求備寧責於周旋  
如或可收豈徵於拜禮應屬天顏咫尺對敎失墜楚材儻  
以堪用下璞詎宜便捨欲求上賞更俟試時因奏左遷孰  
云其可聖朝刑尚不濫舉賢理合從寬向觀稽首之儀未

成不削之罪

同前

李伉

四方取則西夏為樞九流待問東臺是急若舉不失德實人所具瞻而肅穆清規崇嚴冊陛登清光於霄漢不遠顏於咫尺則當進退禮容孰聞槃辟雅拜既無觀於叔氏亦何取於鄒人有司上聞攸資伏念儻使廣成不遠應無北面之尊綺季或存未屈南山之老試可乃已誰謂不然

舉嘉遁第判

嚴虛應嘉遁科舉試策及第選曹為非時進擬經臺有喧訴選司以虛名乖實貶第

對

徐楚璧

凡虛賢才滿輪辟命玉臺對問既則登科仙署嚴對  
誠宜利用抑同選調詎曰非常坐見淪塞行招徃訴然則  
晦其跡也事等鑿坯行其道焉何論負鼎諒出處之有異  
豈名實之相乖義在優賢理無貶第與言舉主誠則知人  
賞先茅之地非無故實奪閑山之祿未之前聞循彼功曹  
以為直筆

自舉判

李昇朝

舉人據地判

標目作舉人倨傲判

穎州常居於本屬舉刺史問所能乃據地而言刺史將為  
竒才寮吏為詞色倨傲不堪獎仰處分

對

常希顏

常居汝穎奇才丘園高士千進二千石自謂五百年陳思  
王之藝能唯聞自舉馬相如之文藻故且先容蓄銳門庭  
審屠龍之已就露才州府望維駒之有期舉善進賢英翹  
是務負才任氣倨傲何傷計吏猶揖司空處士何卑刺史  
或是栖遲之侶禮律未閑流宕之夫拘檢不足取優退勞  
赦過舉賢庶以為宜未敢懸定

自比管仲判

無是子恒居草廬自比管仲云夢乘舟邑人告其虛誕

對

李昇朝

國家頓網鷓鴻廣羅舟楫人降三節舟楫務允整天飛五  
老而元氣清晏猶且弓招意一作無是子毓德  
期管晏雖復跡符媒術終是志越濟流或未可量有足嘉  
尚昔月中見字尚表英童今夢裏乘舟故符王佐但聖朝  
以丘園佇秀物色求人乘箕降昴之賓金礪玉璜之相必  
循名實方漸台階今者邑子薄言告以虛誕且鄉人所惡  
未可即依翁歸自陳亦難憑擬言之無罪告上何傷

貢士不歌鹿鳴判

甲秀才充貢郡送不歌鹿鳴之詩

對

苗收總目  
作牧

甲才惟國寶秀彼士林孫弘適見於贈芻卻詵希於擢  
桂既添鄉賦將觀國光雖賓薦可嘉而禮容未足鹿鳴不

奏鳳德何衰爾闕其儀我愛其禮乙有言矣郡何詞焉自  
速其尤誰曰無咎

鄉貢一作舉進士判

鄉舉一作貢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

對

趙岳

鄉大夫之興賢最疑作能大司徒之論俊造既升司馬又告

諸王天府拜而已登內史職為其貳周云進士漢曰秀才

在今日之區分非昔襄時之名數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

不休秀才之目羨彼良士賢乎我師以窮鄉之莫知徒舉

其小庶會府之達識即致其大亦猶鯨魚之鼓溟海歎瑞

岑之暴鱗驪之區中庭望雲朔而驟首考功自可羨其

保按以殊倫縱常式之文不歲登其尤異急賢之地

口新於進才聞言不聽斯為蔽矣試可乃已何至是乎公

使湮沉坐令求訴

同前

漢辟賢良堯徵側陋庶見拔茅之彙方資刈楚之才故選

彼鄉閭貢之天府始策名於進士誠合明啟終求試於秀

才一何乖謬既離局以千事方越樽而代庖薄訴雖多厚

顏奚甚國章攸著甲令斯存考功不聽誠則無爽

同前

講信明義脩詞立誠豈唯潤身且以干祿一作以德成而

上充歲賦於司徒道在則遷嘉名聞於會府叩兩端而入

仕博之以文論二舉之殊條奪之於理尋擇賢之意無遺  
十室之才詳歷試之規寧隔四科之秀循名責實雖在司  
存改業惟人何求物議

同前

權寅獻

拔茅稱吉大易至言刈楚飛音詩人起詠進士以鋪翰振  
藻見舉於鄉閭文麗筆精允光於省闈據才雖稱片玉無  
狀須依一名出敬梓之鄉但論進士入握蘭之署旋求茂  
才名異奏名事便迂僻訴非訴禮義甚乖踈瞻乎不已之  
詞何哉無狀之繆請依鄉舉謂充公途

同前

髦俊之侶鄉曲有聲閱五車之墳籍光三道之詞翰是得

成亦歲賦各騁翹材喧

喧一作

鶯谷以載飛歌鹿鳴而

既臻華省方得甲科但以進秀異名考試殊例不應本舉  
誠恐非宜考功不聽良爲允當訴求不已何大乖踈

貢人帖經判

漳浦郡貢人景帖策不通所由將坐郡守云未成公仰處

分

對

張憑

惟賢是舉慎擇爲先明試以言得失斯在惟景策名歲貢  
待扣禮闈將登甲乙之科翻速主君之矣何則帖茲學圃  
既謝專經策以詞林仍非善中途使仙臺清鏡徒訝於才  
難幽谷遷鶯空悲於歲晚顧惟州將豈曰能官據條雖未



成分於事恐非公薦景當冒貢請用遠郊之禮守舉非才  
宜從削地之罰

括州貢士判

括州括州即括蒼也大曆十四年改為處州甲貢士少

對

諸葛若驚

諸侯列土貢士有差稱彼地靈登之天府括州水鄉遐服  
台嶺仙區梓漆標材幾馳聲於俊造竹箭為美亦飛譽於  
東南頃以充賦上京頗規前古在褰帷而未失何直繩之  
見欺然則國家獵異搜奇招弓頓網移鄧林之茂樹接影  
槐庭掩澤國之瓌材連芳芸閣既惟新而製典何昔禮之  
云稱廢使此推蓋申朝憲州將雖拒有味隨書

獻賢能書判

甲歲終致事不獻賢能之書御史糾不能教其所理辭曰  
待經三年則以禮賓之

對

宋昱

考藝尚實進賢受賞必久於其道乃不失其人甲也齒鄉  
職於股引觀其所與以德行為先察其所安則文理為後  
縱舉不失選僉曰能賢猶同三年乃賓以旌五物無爽筐  
篚以將其意笙歌以勸其從儒者為榮詞宗立志始於司  
徒授法終以大夫獻書俊寵於君舊史每令於續食成賦  
於國前五筆俾於計偕將慎薦延之儀遂下崆峒之拜登  
于天府貳於史職當由致事之歲則匪掄才之時卿則守

官諒不愆於侯度臺應情理頗有乖於紀律有詞不伐無  
簡可聽

同前

鄭璩

國有地官以帥職鄉則大夫而列位政無苟貳命在奉初  
告于鄉里頒司徒之禁令期於歲時登夫家之衆寡眷言  
甲者斯焉從政既受其法如璽印塗將教所理猶金在鑄  
是以俊造察本於鄉閭賢能薦登于天府同谷未之舉士  
不失薛宣類周瑜之貢才無遺魯肅况致事有典大比作  
程詢衆之暮義存五物禮賓之飲道在三年作良命官是  
甲未聞失德賞恭罰否彼憲何其謬繩

舉賢在選判

上封事人云吏部計選不得其才請命公卿舉賢而任  
所司云知人之難恐不絕私非選士之策

對

鄭察

底祿任人惟賢是務居位稱職無私乃可况爰設天官俾  
司衡鏡審輪轅之目每得山公表清通之心更推裴楷固  
不失士將無棄才何必咨爾公卿獲我髦彥雖鄉舉里選  
則有附於曩時而操柄執權諒難廢於今日且如知人匪  
易絕私尤難前王以之則哲五倫猶是首疑家官必擇夫  
至公庶流自息其貪競議乎經久曷可因循愚謂上封未  
協中道

同前

盧貽

求賢審官分職揆務必資慎擇乃罔姦邪惟彼禮闈式蒸  
髦士固亦品藻而無失夫何銓管而是昧所以懷山濤識  
量蘊毛玠公方擇其琳琅誰云非允列乎杞梓孰曰謬賢  
嗟爾伊人議乎取士類匡衡之述古多所引經同谷未之  
上封屬一作獨將言事教壞邦典政敗豎儒且涉緣情殊非  
革弊天官嘉選是日司存月卿薦賢恐成離局

被替請選判

牛聳

下授官累日被奏替請非時選廢置不許云準勅旨冬已  
過旬限丁訴云今正在冬當替只在下牒之日且辨論官  
材不合拘以限約廢置又執賢能以歲時入其書豈可

對

牛聳

用行捨裁宣尼所誠難進易退尤氏格言伊丁効官先  
入用曾未浹辰見代而解乎印綬已在後時參選而趨乎  
衡鏡雖牽絲失位情有可矜而如綸與能材或無取誠宜  
委命而去何至滕口與爭但使如珪如璋不僭不濫弓旌  
自辟仁遠乎哉今則天鑒孔明星郎守法進退不遇斯害  
也已吏曹引乎周禮前言是徵丁意味於隨時厚顏何格  
告今知分用止躁求

同前

敬寬

底祿命賢諒存於考覈懸象班令克定於程期無慢國經  
必遵王度胥言丁矣庶得人焉登書拔才量能授職始望

政成人化冀及三年而乃褫服抽簪曾不累日屬叅選限  
勅而詣訴過時徒思揚已露才豈可違文破格然已而靡  
愠嗟有異於子文雷之物移傷不遇於黃霸誠哉廢置寔  
曰司存引明周典之文詎忝冢官之列興言不失宜室有  
詞

同前

王沼

任良物官著國典而為重守法立度在所司而靡踰丁筮  
仕策名掄材受署既而天書荐委寧俟及瓜之期會府陳  
辭重希刈楚之選官纔登於累日時已後於三冬允哉廢  
置明乎用捨雖進賢是急冀開取士之門而嚴初不移誠  
曰在公之義訴而不納信謂得官况哉其書事有徵於世  
志不拘以限亦何聽於薄言豈明俟他年無隳舊典

詐假求官判

乙詐假求官科其罪訴云求而未得詐偽

對

蘇寧

為官擇人聿求俊義強學干祿必正科名彼乙伊何不求  
諸已射官明試無聞六義之能藻鏡掄材將亂九流之序  
况今唐虞御極才子在官王裴持衡至公選士方聽得賢  
之頌寧容詐假之辜顧三面而  
斯宅既稱未得  
須議城論

知名配社判

甲知名早卒郡守配食縣社糾不法曰恨不及之

對

敬括

駿馬雖死猶聞市骨秋蘭縱敗罔或損香詢許乃甲名器  
無瑕稟諸葛之美秀幼敏足稱韞子然之材能早代何遠  
恨疑良者守克尚于賢仰之彌高未經旌其間巷思而不  
見聿將配乎縣社俾善政彰聞下人悅勸伊可韙也何  
糾之宜高孔氏之言無取使司之見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五

判十三

禮賢門二十七道

小吏歡言判四道

薦賢能判五道

寢延部人判三道

志行高潔判一道

舉抱甕生判六道

貢市井之子判一道

選人代試判一道

拔萃相非判一道

取名士判一道

教胄子毀方瓦合判一道

試選人繼燭判一道

徵辟不起判一道

小吏歡言判

景與小吏歡言倨見功曹將黜不伏

對

康子元

義在斯合借容猶重於將軍道或可存縫掖未輕於太守  
景歡言小吏將疑十五之詩倨見功曹無近三千之律耕  
耘禮義儒行已申於仲尼嘯傲風雲高節未屈於光逸雖  
闕循牆之敬豈干銘鼎之科將加譴黜恐乖寬裕希從理  
遣無重斯愆

同前

母嬰

聲同律和氣合形比渡遼捨鴈門之守獨挹書生中郎捐  
座客之談方近處士吁惟小吏職在含香光逸有著於美  
名李斯果昇乎列位神期暗許能紆長者之歡精義其同  
何廢達人之話功曹望慙樂廣才謝范滂空嫌倨見之輕  
遂啓黜賢之責不省諸已翻欲退人巡覆再三匪聞其可  
石非曲針之取武魄無俯芥之收捨凡就能幸從

同前

鄭少微

智士敏德難進易退明識流鑒察微知彰與善無求於貌  
恭選能何限於厮役一言而善三語攸升交匪竭歡談仍  
詣理不乏吾事在小吏而非辜無速我尤何主吏之頗類  
不從棄黜深謂得宜

同前

景與小吏歡而且言不勤無傲之心旋得有皮之刺恭匪  
近禮信則承羞黜而未其或難奪志若使才不足美怠而  
可尤必也德有可甄倨而何責徵諸故事折有其倫鄙生  
見重於抗詞元淑無嫌於長揖與其詰過寧取優賢

薦賢能判

甲薦賢能之士三詣公車試皆高第表請錫彤弓矢廷尉致詰詞云三適有功

對

趙子餘

建官惟材言刈其楚為政以德行歸于周甲徽華國章夾輔王室允茲好德是用進賢禮盡異能褒然登於漢室策選巖穴咨爾置於周行既三適於公車宜九錫以觀國且得臣敗楚失在子文夷吾霸齊功歸鮑叔寵錫既傾於彤弓將命必議於太常致詰豈煩於廷尉儻任刑而廢禮越祝以待庖既見侵官未能唯命

同前

甲何人斯惟曰舉善士異其行光乎薦能如初大夫則雖武子乃管庫先登才膺明試雖公車之是辟事匪專征以為請名器不假車服以庸信有德之可嘉終無功而何錫致廷尉之詰雖三適稱勞異諸侯之勲而百矢奚用典禮不易事義斯存

同前

沈東美

舉善惟微知人則哲妙聞音者識窮山之竹能追芳者賞幽徑之蘭甲位登八命才高四岳言刈其楚有異錯薪載繫其駒屢聞驥首文舉之昇一鶚陶洪之披三國志陶丘洪云御二龍於長塗二龍曷足思齊寧將比價懿茲擢桂使請錫弓自披字疑於長塗伐誠則躁求議功何妨懋賞稽諸漢史軌躅昭然名器不

可假人升降固宜合禮爵士互錫理或酬功弓矢斯張  
符謬請六卿司過三適胡為

同前

王昌齡

俾爾公侯敬服王命乃升賢俊昭宣訓典惟甲蕃屏有垣  
既孜孜於審擇黜陟咸若亦賢賢而脩貢三詣二適登漢  
室之明科九德九徵贊虞臣之寅亮有如取火於燧故能  
任事加爵且汝惟勿伐則繼珪瓚不誣今也自賢豈曰彤  
弓是允與其表請執若謙光廷尉有詞匪伊妄作

同前

劉潤

唐堯稽古時謂能官周文小心號稱多士雲龍感召鸞鷟  
充庭蒲壁交衢弓車荐委薦異能之士採非常之德遊太  
學而橫經詣公府而高第驥足十里同主父之三擢桂枝  
一枝耻公孫之十上爰求九錫之命以旌三適之功惟甲  
書生可貴能移太守之尊小吏雖卑猶奪宰君之望在道  
雖云可重傷倨無宜寘刑理在優賢不勞加黜

此篇惟甲以下四十

二字疑誤

寢延部人判

撫州別駕且盧安舍正寢延部人乙弗乾公事稟而後行  
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對

貞峴

端右之寄古人為難光我大邦抑惟良政且盧安雅有通  
識率由舊章呂虔推其佩刀諸葛稱其驥足好問則裕高



步於丘門有道可尊且懸於陳榻舍茲正寢延彼部人  
渴良圖咨謀雅道昔干木賤士文侯尚且軾問侯羸匹夫  
信陵以之虛左重其所部望古何慙舉此為非愚所不取

同前

且盧安幸屬清泰早襲衣冠陪去獸而宣風贊還珠而緝  
化題輿就職行聞仲舉之風展驥臨人坐振士元之躡爰  
於正寢延茲部人罕言私情但舉公事乙弗乾既奉嚴命  
稟而後行論情未越於古風擬理何乖於即事王子之臨  
東海雖未贈刀盧君之撫南康終其化鶴所司妄舉將  
昧於條章安既有推詞請從於緘默

同前

劉光

可祥望職久著傳刀麗統良材倏稱展驥承上接下故宜  
自己而行舉日提綱或可稟人而借如鄭產流譽尚採鄉  
校之言晉侯質疑猶聽與人之誦則智有不達材有不通  
江海以納流為大君子以訪賢為美子賤之居茂宰實稟  
度於邑人何晏之任尚書上關懷於談客孔丘既稱其善  
史臣不叙其非按舊章而可憑明所司之妄舉安今不伏  
良謂有詞

志行高潔判

得甲志高潔遂為時人所宗有司詰之曰景前時以為通  
而今以為介是不恒人也請斥之甲云景雅尚自若而論  
者或異不伏

對

李暄

國著進賢之賞人思類能之用欽崇慰薦敦固引繩野無遺才邦有大任甲方伸已志將舉所知毛玠當仁克尊徐邈孔融明敏無棄襦衡見機一作貴乃通達之人失道為草一作井皆可疑介之士隨乎去就順以行藏不會適來之時將疑過後之行寧問管鮑之厚孰存莊惠之深其於有司未曰知我居然請斥何哉失辭

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不伏

對

王利器

大道潛運群動無心明王德季庶物適遂由是

常有居巢之人鬻蔬灌圃一作園時聞抱甕之叟屬流

席載勤於夢卜繡衣持斧博訪於丘園皇華以知無不為

誠朴略之可尚或人以多聞博識明渾沌之非真跡初兆

於行藏事有同於倚伏舉者縱非折衷猶或獻芹科者貴

叶平反無宜一作疑真棘愚之寡見告記為宜

同前

王冷然

使臣巡方天子錫命有能利國無待受辭况詩著考盤易

稱嘉遁清高勵俗義道周身致為舉先可以師者御史歲

觀風物夜動星芒路出河東載馳驟馬地疑河上便遇真

人將觀善以懲違遂薦賢而報國逢萌既達疑作威辟莫

辨東西法真一作慎不以禮迎何能進退由是黃金見一作振非

鑠白玉成瑕雖莊周道心以枯槁非本而子貢利口乃渾  
沌假脩人既無情罵叔文而稱矯州寧妄罪鞭笞越以成  
威

同前

馬翊

濟濟以寧寔惟多士或或所責其在旌賢且抱甕之生代  
稱高尚垂竿投釣寧殊涓水之公灌園鬻蔬不讓漢陰之  
叟御史以皇華動俗驄馬生風有隱逸而必求無賢才而  
不舉今當所薦理合其宜復有澆薄之夫淳和詎識季孫  
譏於子路未損其容武叔毀於仲尼何傷其德寧使桂  
之輩道以矯時飲犢之流人稱爲妄州司處斷未曰

同前

張景

乃旌待士東帛登賢授方任能察言觀行雖三微改選  
實有殊百代可知風聲不替國家克明俊德無曠廢官多  
士斯聞得人爲盛猶恐考盤有作適軸生詞思草澤之遺  
芳憶山泉之逸嘗傍馳鶴板博訪龜枚將求異等之才載  
下非常之制方書執簡直指觀風澄清之道莫聞黜陟之  
宜且昧海隅沉隱未薦褻衣漢陰矯識翻稱抱甕詳延不  
中使司自是踈遺混沌假脩野老若爲加罪

同前

張法

詩詠考盤易稱嘉近聲流載籍美播丘山誠出處之多途  
乃蕭蘭之或致至若丘中一作立老圃漢上栖神跡徒挂於  
幽閑名未通於東帛旣而金潭洗菊不暇優遊玉鬻滋園

徒施混沌御史乘駟按俗持斧臨人有侮必彈聞善斯舉  
然以羸瓶小節抱甕微流貫然來思竊用多愧或告云矯  
深素前聞生也不其如何厚貌

同前

世道交喪文質平易朴略之緒敢焉不退混沌之萌去之  
彌久眷言持斧在王職將鎮風化是旌漢陰子子干旌  
雖得詩人之詠悠悠抱甕仍招孔父之責或者之告不其  
宜乎假脩之名於是驗矣然刑克以當道真存肥甯越尚  
不致科巢父如何詰罪免夫度外竊以爲得

貢市井之子判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甲云集作

秀才

集作

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對

白居易

權賢是求何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  
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  
趨楚誠有惡於禪敗諒難捨於集作茂異揀金於砂磔豈  
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  
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  
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是限州申  
有據省詰非宜

選人代試判

得乙充選人識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

云實不知

對

前人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以集作心拙必代斲而手傷

乙情匪容奸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識以不疑未見子

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聞而貶戚乃連坐而集作論幸察

情諒不同謀結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準格論天

不易知識名所宜情恕削奪恐為過當貶降庶叶夙平

拔萃相非判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學而待命

二人于有相非未知孰是

對

前人

立已徇名則由進取脩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

位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群勤苦脩詞乙不能

也吹噓附勢丁亦耻之躁靜既殊惟習遂遠各從所好爾

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舍道而奚適觀得失之路或似

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其

葑菲失則自求諸已儻中其正鵠得亦不愧於人無尚苟

求蓋嘉自致

取名士判

得選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騫恐難責實

對

前人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特當从席任

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鷺而方取慮  
非歲貢之賢儻集作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據  
實必在研精集作情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吹噓無益  
自閑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教胄子毀方瓦合判

前人

此篇當在五百一十二卷師學門今已移入此姑存其首

試選人繼燭判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及考其書  
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對

前人

秀求後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詞俾從卜夜苟任簡

宜辭執而勿聽萃彼辭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集作

握珠有命則從何集作許借光於集作而秉燭及乎考覈罕有

菁英屬詞既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

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愈集作逾拙局如早已焉用

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徵辟不起判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所司不許

對

脩身獨善寵則若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軒冕

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下集作莫顛雖

忘恤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蔭生

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集作是廢君之命塲苗不食誠  
自絕於繫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優後嗣以獎外  
臣

無出身判

得乙居家理庶使舉請受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使執  
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對

前人

選調集作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

中閭彰于外庶使以道敦知已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

出身將棄子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

舊格割翹翹之選寧守常科幸當仄席之求無

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孝資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  
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祭天地獄讀十九道

祭天判一道

祭地判一道

祭星判一道

祭社判一道

祭五獄判四道

祭天判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五

文獻通考卷第百十五

是祭之命

無出身判

行成於內可後於官

對

前八

夫斷世宜望央無至

卷第百十六 判十四

水祀一

祭天地嶽瀆十九道

祭天判一道

祭地判

祭星判一道

祭后土判一道

祭社判一道

祭不素商均判二道

祭五嶽判四道

祭四鎮判二道

祭天判

立冬日南郊祀昊天上帝所司不歌由庚長奪其俸祿詎云有其義而忘其辭

對



立冬而郊先王之大禮備物以祭國家之舊章祝史正詞  
聖德於上帝牲牲肥腯降景福於明神機象既陳龜竹  
攸設所司蒞職寧闕禮經三獻或陳且不乖於祭法九成  
既奏何必在於由庚苟辭亡而樂在一作在  
遽茲奪俸無乃非辜彼有辭焉捨之可也

祭地判

有司以陰祀用騂牲廷尉議罪云教人不供

對

陳儻言

君上事地典禮孔明臣下奉天祀物斯辦以騂牲類圓德  
以黝牲奠方祗必齋躬以裸將咸先甲以從事今乃屠陰  
位越陽禮紊百代之則循一時之宜豈惟不嚴於神實乃  
有覲於國且祭以崇德禮以辰敬况在唐堯之朝守禮  
之秋而享祀顛若牲牲昧如回可捨其不供之辭責其尸  
位之罪

祭星判

甲祭司人沃盥執燭而獻人數未便陳玉徹奠監祀糾其  
失儀甲訴云來歲美惡豈玉能知

對

利用祭祀肅敬鬼神不憊乎物實受其祉甲欲司人事著  
宗伯當執燭以獻數亦敷玉而備儀何肆無稽之言用虧  
有恒之典雖雅有洞酌以清潔為貴而傳稱瓊華在祈禱  
則施福善苟違珪璧之所傷無幾薦誠或應黎元之所獲

則多既靡終於舊章矣將表於明德神則不享吾何以  
糾夫失儀信為得實罪自掇也刑其捨諸

同前

劉廷實

祭神如在肅事以敬求之髣髴望及諸幽待以精誠同來  
當日甲司小職謬乎大義盥而從事情初寓於夙興燭以  
終歌理乃失於明發獻牲雖奠禮玉未陳苟蘋藻之可嘉  
將珪璧而何用雖氣均通正自調風雨之期若歲偏祈  
將從雲漢之祀入刑自通於抵玉論罰不假於鈎金

同前

程廷玉

惟天生人罔不克乂所以陳玉帛奉粢盛啓蠶而郊方  
歲稔既盥沃以告虔爰執燭而抵事簫韶始奏謂冊  
來儀奠獻垂方寔鸚鵡之是問禮虧陳玉祭則徹懸  
歲羨為辭其如失禮貽譴在祀之禮誰其捨諸

同前

張默之

祭祀之儀精誠為大陳列之品持玉攸先苟違禮經神將  
焉饗故博碩肥腍無禮不足為豐潢汗行潦有禮不嫌於  
薄雖既灌之後吾不欲觀而陳玉之前故為徹奠有年雖  
不由玉無禮誰愛其羊覽甲訴之詞覺其小失詳監祀所  
糾頗為合宜

同前

天垂衆象地列百神四時祀之廢一不可所以爰命於甲  
有事司人如在表至誠之懷惟馨祈莫大之福遂能就盥

除穢用燭明儀既俎豆而式陳冀珪璧而必薦諸且已備  
惟玉未陳謂監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詞雖不已其難  
捨諸

祭后土判

仲冬有祀於后土靈鼓不以節法司按罪訴云金鑄之過

對

鼓以格神金能制樂各率爾職斯謂守官國家展禮汾陽  
和穀惟上享祀不忒威儀孔昭薦鼎已覆於黃雲配俎必  
資於清奏神人式序金石克諧坎其以都進不失旌樂之  
時義其大矣哉相彼鼓人佑我祭典理宜徹茲六變以出  
地祗何得舛此八音坐罹天討曲誠有誤問迴顧於周  
鑄無可聽關疑稱羨於吳札法司按罪其如有詞請  
錮之刑捨此援擇之失

祭祀判

宋元君叩鄆生鼻血祭祀人告妖

對

李廷暉

樽俎牲牢歲時享獻祭神如在明德惟馨感以此誠層  
介福先王令典列代通規且有生最靈惟人爲貴怨嗟尚  
傷於和氣淫酷豈叶於明神今扣鄆生之血以充勾龍之  
祠且送終尚不致殉祭社焉可用人往諫前非恤事不遠  
原情擬罪在法難容告以爲妖或亦未可求言其雪須實  
于刑

同前

范仲筴

滅蔡用隱無宇興言伐莒獻俘周公不享馬先猶不用馬  
人社寧容祭人惟彼宋君志多剛狠惡有大而必陷善無  
細而必違遂取鄆生以血祭社愚管窺此其傷實多或人  
所告深符至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達所制後進攸則  
一作宜投正法庶革來祀

同前

王元貞

諸侯力爭乃立冢土動衆興事受服攸行同盟之君先尊  
霸主附庸之國亦屬大邦用鄆子於次睢皆嗤宋主將厥  
由而覺鼓不利楚家此乃魯史明文殷鑒不遠靜思今者  
兗君鄆子生事有符於曩辰何不仁於太甚生鼻取血  
其忍之畜不將人獨將何若眷言其事實類傷殘告以  
妖仍將未得况明君有道弓矢載橐坐九重而納隍恐萬  
姓之失所有此殘酷其如律何

祭社不奏商均判

太社奏樂不奏商均有司將為失禮

對

李昂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於昭大社德洽生人雖烈山已還勾  
龍作配而享祀不忒國容孔彰鎗鎗雲門宛是天樂備物  
致用覺明鳳之不飛感靈動幽一作術識潛魚之入聽是知  
樂之至也乾坤由是混和祭必肅然神祇所以丕祐國家  
九變具設六府孔脩器陶匏而不奢聲鏗鏘以合雅洞酌

文苑英華 卷之八  
五  
明信神其享諸非楚使之誇秦異曹翹之諫魯列聖敷典  
則有其義商均不奏豈爲失禮

同前

五土爲社二時宗祀諒殷薦而無差將報功而有序在國  
彝典主司常儀方今百工惟時六樂非濫故當明祀之禮  
從防暗室之欺宮懸備庭克奏降神之變豐幣在席以表  
至誠之款必仍舊貫當憑故實豈吹竽而混音何握蘭而  
妄舉內省不疚其詞未孚謬指商均之曲頗動周郎之顧

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對

張秀明

天子遍祭無文咸秩牲幣之禮則有司存惟彼恒山  
北嶽洩雲雨以潤物森草木而藏景有靈則祀故能視彼  
三公執文而行何其誣我五禮御史以寶符作氣雖久歇  
於無恤沈辜受欺曾不若於林放按以失禮竊謂其宜誠  
合沒齒無怨豈爲噬腊遇毒所司不伏雖聞飾非敢陳愚  
見以罰白金

同前

張楚

恒山臨代惟嶽降神趙主藏其寶符武侯啗以兵勢是稱  
靈鎮且在祀典眷此宗伯用祭初寒黍稷惟馨德之是賴  
牲牢不謹職爾之由苟失沉埋之規何班咸秩之禮匪黷  
而慢宜其不歆自尊致尤將欲誰咎請從且指之按以塞

曠官之責

同前

張韓卿

星開并汾嶽鎮恒山聚氣成德蘊靈藏寶吐納煙雲之秀  
密邇胡狄之鄉國之大儀實在明祀所司有事期用無失  
潔牲幣而茂典舉祈懸而藹名茲秩秩而備章佇穰穰而  
助福山既若是川亦有之抑此沈辜之迹寔鍾習均之祭  
爰考樂歌與流峙而無別及徵禮號乃科日之斯殊豈得  
視諸侯之秩薦三公之用苟則有紊孰云不知御史學優  
竹帛榮高衣綉既觀祠祀之差遂推一作簡墨之糾諒為  
昭範斯得罪人

同前

員押

簡與雲雨山川有成秩之文以懸日月祭祀為不刊之典  
必考前志是謂禮經或忘甲令寧因官守惟彼恒山鎮茲  
魏國有虞巡符玉瑞班乎冀州無恤登臨寶符并於代郡  
于天之極括地之維先王是崇上公攸視四時有禮珪璧  
或聞其痊埋百代常行牲牢不忘於剗割所司有事故實  
無稽沈既殊乎大川辜亦非乎小祀山川一作反覆禮物  
徒施職業廢隳刑章安捨惠文直指始跡事而平彈尸祝  
無能遽繁詞而直對不有不蔽何徵曠官

祭四鎮判

祭醫巫一作問非是五郊迎氣日復無祀官法司科營州  
刺史罪不伏

對

閻抱庶

凡諸嶽瀆年則一祭祭當何日五郊迎氣之辰祀用何官  
千里宣風之職只如無間峻嶠作鎮邊方營州刺史浪崇  
望秩自合顛若觀盥率由舊章豈容祀匪其時身不預祭  
自貽厥咎何追其愆行睽奠祭之規坐招法司之議準法  
科附仍下營州

同前

惟彼營州寔建司牧旣班禮樂復典山川尊夏后之前謨  
佐皇朝而作乂且一醫閭作鎮祀典攸該或每歲以薦誠或  
隨時而致享克勤公顛若或備牲牲國之大儀允有常憲  
營州將奚紊舊章平消吉日而非時捨祀官而莫預自貽伊  
戚其可捨諸如也非因大祭苟爲小祀去黍稷之非馨存  
平明德採蘋蘩而式薦將以昭儉未爽正途難貽濫罰片  
言將折兩聽猶疑期於無刑請重推鞠

言深林... 平川... 瓜其... 判十五

英華卷第五百十七

祭祀二

祭山川百神門六道

不供祭用判三道

百神判一道

祭宗廟門十一道

鬯酒不供判五道

造禰判一道

犧牲判一道

掃道判一道

祭山川百神

判十五

祭七祀判一道

鬮牽祭不供物判一道

太廟登歌判一道

薦新判一道

祀王判一道



不供祭用判

景奉使沉埋虞人不供其用

對

國之大事必存乎祀禮有五經莫重乎祭故肅事享薦雖  
不祈求而歆馨碩德是資昭報主上纂堯丕緒欽虞大孝  
是卑宮室固非為已用崇享祭其以佑人故臨遣制使聿  
脩祀典飭躬戒告展事采錯司馬相如封禪書作展采錯事捧玉一作  
繫牲盛儀宿設嘉樂具舉川先河後得沉浮之儀因方  
即陰合瘞埋之禮比時具物責成存乎有司虛中慮事  
令期於使者彼何為爾而敢闕供夫惟虞人不應無詆

同前

厚德載物山澤通氣珍牲期在虞衡是職無幽不通在山  
川而有事至誠則感故鬼神以是依惟景肅將天成祗若  
事典式崇望祀之禮用展沉埋之義而虞人不虔祭物有  
闕各守爾典奚曠於庶官莫恭其職自貽於伊咎請舉虞  
人之罪歸於士師之辟

同前

社稷五祀山川百靈有國有家是尊是奉徧群神而致享  
環一作四時而不忒爰以使臣巡行郡縣職茲望秩之事  
崇是沉埋之禮或陳典法無替虔恭况徼福假靈沉璧埋  
幣罔不祗肅通乎至誠蘋藻方薦粢食不鑿神禮疑作官傳  
士分典斯務庖人尸祝各守是司事或有違罪將何追且

我愛其禮一有而爾二字闕供由一作是其寘罰神歆其潔克誠可  
以享斯眷彼虞人掌茲山澤不守其祀自貽厥愆宜寘平  
刑以懲不恪

祭七祀判

甲為鹽人緣祀中雷供祭或告慢神訴云於事無失

對

邵瓊之

國禮在祀先王志其嚴繁神歆惟德之金期於肅恭苟有  
孚於蘋藻固非馨於黍稷鹽人職列周官事供王祭因潤  
下之成用備奉上之班司屬夏禴爰臚群祀咸秩孚薦饗  
於中雷式虔誠於內饗五材之味或爽七祭之容遂闕然  
時有異同事有隨變至信為用且一作誠應明心饗饗不  
稱傷介福既異不供之罰難科作答之刑

百神判

將事百神差日有司不舉

對

講信脩睦禮行於時人和年豐神降以吉屬歲陰云暮田  
峻至喜農事不作役軍告休於是乎具器孚薦陳粢戒掌  
答成功於衆神設禋祀於大蜡雖既滌既灌不騫不忒日  
遺精擇神將曷歆吁嗟是司不謹有職昔仲尼觀魯助祭  
興於喟然今太卜差時儼神失於顛若祝史陳信其多媿  
詞司存不舉坐寘恒罰

鬻辜祭不供物判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以謫辜祭百物不供

對

水旱零柴山川沉埋畢為兩師斗亦司命順四時之序祈  
萬姓之福謫辜之祀於百物望秩備禮於四方事或闕供  
罪亦斯得無止風之磔狗同告朔之餼羊卜而罷郊以  
春秋之失祭而廢禮宜投司寇之刑

祭宗廟

掃道樣  
牲附

鬯酒不供判

太常申博士請鬯酒光祿以久無匠人且金草不知所  
出不造祠部亦以為禮有沿廢不允所請寺執見著唐禮  
豈得不行祠部云籍田准令奠給廩犧籍田今或不供犧  
亦廢用酒無鬯於事何闕寺猶固執

對

趙岳

雍穆清廟苾芬孝祀為酒為醴以蒸以嘗執鬯王之黃流  
香鬱金之美草觀灌顛若居歆孔明鬱人是供鬯人聯事  
司樽爨之築鬯右奠字周禮  
肆師及果鬯贊宗伯之裸將自周道崩離  
禮籍咸滅漢儀草創祀典多湮有徐生之為容非如叔氏  
雖匡衡之復古未及周監其後浸微不資沿革奉常執典  
同制氏之鏗鏘光祿蒞祠無大酋之湛饕莫行其義徒紀  
斯文皇聖時乘官人則惠禮司皆好古之英博士有表微  
之職將盡善而論德同大道之中行豈可以沿廢為言積  
習而惑未辨方志不監匠人何荆州之苞茅獨供王祭有

盧家之蘭草不入國香惟昔肆師位同祠部無爲大祭之  
佐不若吾子之言又以籍田明乎甲令去禮經之逾遠類  
俗吏之所爲且甸師之給神倉潔粢以供鬼享號文諫于  
畝之籍崔寔刺數畝之耕亦曰文存不當禮廢使唐禮不  
備於周禮比犧牲苟供於廩犧既慢乎粢盛仍拒我鬱鬯  
宜投棘署俾解星郎

同前

祀事孔明必先於酒醴神其戾止亦在於馨香所以實彼  
樽彛達其牆屋太常恪勤乃職無忝司存光祿簡慢是彰  
自貽伊戚且酒人之職素著於周官酌飲之儀頗聞於班  
史殷因夏禮斯損益之可知漢立秦詞固典章而無禮  
不失前法宜遵何廢禮而速尤欲墮官而招譴苞茅不  
入尚責於齊候鬱鬯廢供且虧於唐禮既不知於金草期  
疑作自掛於王條詞部所云奚其不當徒稱沿廢罕顧禮  
經且千畝陳儀牲牢致用而三清泛薦犧象焉施仙臺所  
論愚管非測禮虧顯若刑其捨諸

同前

斐幼卿

郊禘有常春秋匪懈人神足以叶祕禮物於焉致和薦黍  
惟馨微茅有典爲酒爲醴將見供於鬯人或廢或存具生  
文於甲令至如氣交殷臭法變周因始有襲於焚蕭竟將  
申於酌鬱灌以香草陳於白罇備一獻之登歌知百神之  
受職固當所習寧越禮經况乎祀典有崇太常攸掌制經

且陳斯品著令元削此條光祿不供自覺罇之罄矣籍田  
為喻誰云井有人焉舊章無替於執文王典豈新於改作  
三覆華省徒且慙於有司丹覽太常實未乖於彛典

同前

權寅獻

五帝殊功不相襲樂三王異俗豈同常禮是以因事立制  
則制施而下從量時署官乃官脩而人理苟有其闕誰執  
其憊且祭天饗神太常攸主鬱大酒正光祿是司率彼舊  
章博士諸供而有裕頌瞻新職匠人夕廢而何憑夫以誠  
敬無文精靈不測若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則澗谿沿  
泚之毛可羞宗廟潢汙行濟之水堪薦鬼神且虧季蘭之  
誠何必鬱金之草况國家光膺駿命克享天心合昭穆以  
祭精下神祇而誠感動以至玄之酒七廟孔脩奏無聲之樂  
六宗攸序所以鬱鬯之禮見遺而不行金草之司有文而  
且闕省司含香推妙起草稱工酌一人之心是言沿廢引  
三推之令遽比兼供籍田既不供犧牲造酒何煩供鬱鬯  
禮雖見著令式空存請從祠部之言無聽太常之執

同前

國家大禮畢具無文成秩聲名赫乎上古享獻周於百神  
每窮谿澗之毛誰爽粢盛之備太常宗廟攸奉禘祫爰司  
張君理窟之才王肅儒崇之望請供鬯酒擬實貞罇允得  
事宜雅符恒典光祿以無匠不造又用靡草為辭有司以  
沿革不同兼引籍田特比犧牲不廢愛禮斯深鬱鬯莫供

司存何劣且粵人之職須預其材疑釀金草之芳酌克曼

茅之既灌何得不供所務輒替彛章光祿拒之於前祠部

送之於後事均齊楚得失疑而兩兼理同臧穀亡羊而一

揆况國禮明著安可闕如咸請推窮方結刑憲

太廟登歌判

冬享太廟登歌擊拊大管不作法司科管者詞云鼓轉不

奏有所由

對

邊承斐

一作裴

蒸嘗有儀霜露是感必先金石之序以降神祇之福故案

案豐盛年和登也傳碩肥膾人力存焉使三獻克終九戚

斯辨堂上堂下各樂正而為節載拊載擊播頌聲而有餘

大管或虧小轉一作鼓攸闕既齊楚以引過奚韶繼以

雅宜寘法司以應伏念

造禰判

景以飴鹽造禰或責以若鹽有關

對

田儀晔

虔稽祀典類造之禮攸陳緬睇齊筵俎奠之儀當絜景麗

名宗伯展事鹽人白黑孔脩錯形飴而在列玄纁判一作

備考醴苦而斯乖雖德之惟馨亦或罔吐而物有奠具謂

何獲釐大事闕供小愆非道

薦新判

春日薦新乙不送鹽

對

蒼龍正宿朱鳥方春山梅早花沼萍新葉嘗新傳於楚俗  
先薦表於周年採蘋奠誠式遵於南澗進櫻追遠首在於  
西京至若類獸之鹽唯調和於醢醢闔陽之薦恐有隔於  
蒸嘗請準恒科以懲其慢

掃道判

甲主郊道當泥掃及道甲脩故而除無所改易所由科之  
不伏

對

經途九軌列以城國通莊四會達彼川梁廣直如弦有文  
儀之擁篲脩乎若砥見伯也之執爿非擬蒺藜將樹也  
無使障塞用絕艱虞歲祀不除時響不理甲掌惟郊道儀  
承司祭喪者輟哭田燭是為百神以宗方陳明水之薦三  
條是務式崇新土之宜類築傳巖因將遵於大制殊開京  
兆亦何更於前名苟難榛蕪足歆蘋藻誠為獻力匪曰犯  
刑且汜掃理在恭嚴反道義非變易何必改作方設興功  
修故而除足奉虔誠之節棄核而按未通按獄之明

祀王判

甲掌六器不依方色所由加罪訴稱玉人闕供

對

顧健

國有五禮甲主六器或欽若天地或虔奉廟桃將以降神  
祗辨方色則必臨之以莊敬守之以豐潔使舊章攸叙靡

物不精甲豕曰司存宜其祗肅徒尸此職曾不是省六宗  
有祀已墜虞章三禮何知載憊周典所由加罪亦謂金銘

一作金名罪勿言文過飾非方推玉人有闕若懲求有志一作至

自可預論既臨時有乖欲何逃責闕供之罪定罪非遙未  
知祠祀所須為復陳設所犯待知本坐庶論如律

犧牲判

太常申稱充人養供大祀犧牲不如法致瘦損

對

精靈不測有上下之神祗敬誠無文有春秋之禴祀若昭  
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則澗谿沼沚之毛可一脩於宗廟  
蘋蘩藟藻之菜可一薦於鬼神若無肅敬之心而有淫

之祀則卜郊非祀國史由其致譏齋戒不嚴天皇於是流

譴充人早霑明化豕曰司存職三犧之純養供六牲之蕃

物固調其豢芻之食潔其文綉之衣豈容不整羽毛曾無

傳碩致令瘦損須實科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

是皆六宗

亦謂金

有志

罪非

知祀所須為設所犯符為本坐及論如律

犧牲判

常中祭名入養供大祀儀牲不如者改瘦真

辨齋歿今與財取真性糾

固臨其養饗之食饗其文齋之亦豈容不整陳子曾無

齋文入早齋即外亦曰同齊齋三齋之齋養共六卦之齋

之外限小液非外國史由其廷齋無不氣天皇祭是齋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八

祭祀三

封君諸侯大夫門下九道

封君祭判三道

諸侯祭判一道

大夫祭判一道

三命判四道

家廟失祭判一道

牢祭有違判五道

封君祭判

乙祖是始封君祭以不毛所司將為失禮不伏

對

封植之規盛自三代享祭之設編諸五禮故存欲其貴梁

竦發勞人之言沒憂其祀若傲興餒而之歎乙祖幸攀日

月視列山川堂構不貽於謀孫廟食遂虧於厥祖乃云可  
薦孰致其嚴洪業不享其牲牲明懷誰歆其黍稷所司重  
從周之訓糾以常刑愚者昧反魯之言尚多紛訟彼不愛  
禮奚能捨諸須真恒辜雅符通議

同前

禮經三百列爵五等食菜地以居榮封茅土以建號代不  
絕祀人其捨諸乙以孫謀瞻言祖德精意以享展如在之  
儀利用建侯思一作乃不復之始詢諸家祭酌彼周官薦羞  
之容無聞於肥腓不毛之事有異於案盛且物貴緣情猶  
言禮不下庶而乙非妄作何妨儉而合禮既能師古奚事  
驚愚所司告言頗為漏畧大易自宜窒訟春秋寧代有詞

同前

張鼎

百王率由禮建方社六服咸若寄切維城列玉瑞以推尊  
錫圭田以表德綬分四色爵配五等開國稱孤彼既光於  
祖業列筵設奠此何昧於家聲言念龙牲空慙掩豆雖展  
敬於如在果見嗤於不毛葬以大夫禮既隔於問子爵為  
侯氏祭豈及於謀孫親牽之用頗乖受服之名應缺自瀆  
聞義能徙何不以欲從人

諸侯祭判

私廟三室將置新主家老毀檐主人訟之所由以非禮克  
之

對

閻伯輿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七  
二  
毀廟遷主告終稱嗣父昭子穆將順從時之典易檐改塗  
恐墜思先之威儀雖仍舊禮則謀新初致孝以觀德終因  
心而崇敬歲聿云暮祭則有倫守宗祐之威儀率由殷奠  
考新宮之成式虔奉外除所謂斯人未明古道訟彼家老  
自貽不臧

大夫祭判

有五品祭寢不祭廟饌用索牛御史刻於寢則以陋於饌  
則以泰訴云禮令無違

對

禮有九命聞之典秩爵惟五品存乎合制以祿饗親追崇  
奉敬之道以賢致位周旋名器之間從事於斯無宜失  
執禮以動何所遲迴然則吾從大夫之后祭中寢而非  
奉守先王之典用太牢而為過今則無廟予欲何之索而  
致牲古亦詳矣憲臣按法操持一作柄特深訴者執詞情理  
可據

同前

劉昇同

國政通班書崇明祀朝則齒爵載分於羔鴈祭必毛牲取  
類於豺獺惟彼五品薦于四時籩豆聿脩履濡霜而或惕  
寢門是祭因掃地而致誠克恭行葦之酌或備菜蘋之奠  
雖夫子立言且云寧儉而聖人行禮必貴從宜恭已習常  
情稱偪下因心達孝事則由衷屬避馬申威出漢臺而有  
問索牛是効撫周禮而猶疑饌取於豐祭從於薄過如不

及吾恐失之必存著甲之令一作命請恕先庚之罰

同前

斐士淹

命分九等以庸制爵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先王所以致理  
孝子為能饗親乃如之人茲率厥典敬無忘於如在道有  
孚於不黷黍稷惟馨遠且有楚哀樂相半必覩儼然之容  
軒裳已登非復傷哉之歎且禮或豐殺法從沿革無廟於  
寢在今令而則然求牲而饌徵古訓而奚失嗟夫御史所  
劾恐傷曾孫是宜

同前

張鼎

廟者曰貌死者曰歸神人異業敬則如在牲牲必備祭而  
勿黷秩有五品榮加三命誠乃錫類孝能尊先春露既濡  
蠶林惕之感秋霜已降發悽慘之心雖欲饗親孰為知  
祭於寢也自合刲羊祀諸廟焉方聞用犢庖丁展事雖則  
無全鄒人將入如何不問令無立廟理歸於寢祭設庶人  
之位薦以大夫之牲索而用之非其古也頻繁可重豈煩  
介葛之犧黍稷非馨寧展蒸嘗之禮精意以饗神其吐諸  
禮雖徵於曲臺罪自招於石室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同前

張鼎

人生最靈魂變為物儀陳祭禮祀分物類品第有差等威  
是列秩牽朱綬雖登命於大夫廟闕丹楹未為能於孝子  
祭寢非約用牛是泰儉以偪下已聞晏子之節禮而僭上  
更知管仲之罪蘭臺陔履雖陳膳栢署彈遠竟持霜古訓

是則今令未裁且祭寢廟既有秋而分求牛索牛豈無故而殺効而是誠誠室惕而有孚訴者非辜終履校而無咎

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性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對

等自天經禮為人紀事有動於神理迹無昧於生成乙則大夫位登右職庶極四時之享以符三命之貴飲食謙樂犧牲備舉珪璧嚴奠少牢是加用誠信以敷心資豐潔而致薦是實一作實其訓何糾其違徵之於前固不可罰

同前

顏貞卿

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而

鏗鏘具舉和平不爽苾芬承祀胡考之寧舉特且叶於禮

經加牢末虧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攸伏一作徒

同前

盧先之

易陳殷薦書列禋宗於昭考祀作樂崇德况春冰風泮河

濱有獺祭之魚秋葉霜凋山林有豺祭之獸微物尚爾一作

具生靈伊何且國有十倫仕登三命尊卑式序威儀爾靈一作

孔昭車服以庸祀享寧僭矧惟舉禮無乃用心凡舉犧牲

者克從其祀少牢者實符于班失或歸於訟人禮不黷於

君子為之過矣其在茲乎

同前

馬摯

聖人成能設位待仕君子脩業考行入官等威有倫名器  
不假一作乙爵登寵命位列周行舉善有存乎禮物敬享  
無虧於豐殺既感霜露不忘豺獮是以用禴於焉展牲信  
以大夫之禮能行孝子之志緣祀而加誠不違於舊典或  
入妾告固未適於時宜雖二簋之可享豈少年之為僭此  
其禮歟固無尤矣一作焉

家廟失祭判

為大夫家廟初成將享之夕牲死人告其違禮甲稱本牲

對

宗廟為先是營宮室犧賦為次則備牲牲甲運偶光華一作  
先羽成儀飾必復其始遂見稱家利涉大川爰假有朝一  
昭一穆佇列蒸嘗經之營之旋終黜聖詳夫豈禮崇彼社  
儀方有聞於容聲何不務於豐潔且始養為蓄卜日曰牲  
未就質明之期忽斃致齋之夕萬化先往寧俟剗剗三廟  
便陳實忘嚴敬用過乎儉誠不在斯事神則難深宜禘此  
祭器不鬻明君子之雖貧牲斃則埋乃先王之制禮靡尋  
典訓苟務所懷縱匪若教之憂終近晏嬰之隘祭則受福  
義必闕如刑以正邪擊何可違以本牲而文過豈精意而  
為心實昧惟馨宜懲彼黷

牢祭有違判

孟王具少年祭仲已遽執畢入贊者告已有違已云以備  
失也得禮之中何乃妄告俱詣博士定博士曰禮和為貴

豈在爭乎科贊者不伏

對

惇宗將禮以祗祀事命滌宿宮存乎饗獻執觚奉爵理必  
祖於敬恭籍茅設洗事無忘於豐潔惟王榮班命數羔鴈  
同行擇日筮尸將行懿祀充牲視物且祭為先列羞鼎於  
門枋升俎載於階序巾盥在手饋核旅陳配平仲豚肩之  
陋思由也戶堂之禮仲已恪恭所職持畢而來仰觀好雨  
之星欲理如湯之鼎此乃思無出位舉不失宜贊者有言  
事同差舛博士科罰理宜當深故椒舉規過須有媿於國  
僑張湯用法將無慙於虞詡請從寬典無寘急刑

同前

張綬總目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籩豆牲牢非無升降大夫命士亦有  
等威經禮孔明宗祀無替未言特牲之饋寔曰宗人之職  
筮尸筮日以崇賓主之儀東序東房克明兄弟之位况舉  
鼎告備雖符將禮執畢先入未或僣儀既南向以當階又  
尊主而備失其動也中伊糾胡為適明贊者無稽更彰博  
士同惡周旋既無失墜小言則亦何傷造次曾靡僣違知  
和豈能為貴惜其禮物博士不利於操刀正以刑書科者  
乃得其資斧既厚誣於君子亦淺之為丈夫將子甘心無  
或騰口

同前

祭者曰薦申其至誠鬼之言歸于以明德欲祠祖禰

補必擇牲牲苟爾儀之不脩則其咎而焉往孟王三命是  
服匪懈既無忝於孝孫將有事於皇帝宿尸致祝初設位  
於廟中執豆陳籩終展禮於堂上相彼祀事居然可觀饒  
以少年俾申於孝享用其柔日願接於神明周旋自適於  
等威終始不忘於齋敬執筆而入信鄰人之知禮卒事無  
規奚贊者之妄告徒質疑於博士合書罪於斯人

同前

李子珩

祭惟備物往籍攸先禮以貴和前賢所重苟初事之不曠  
在疾徐之可容相彼孟王將有事於牲具瞻言仲已乃無  
何而畢入誠則恭不失備遽而中規俎豆之事載陳金石  
之音卒奏夫惟贊者忝預於斯既曰偕行還宜共濟安得  
縱茲大惑發彼小瑕殊成子之不忝禍徵受服其陳佗之  
如忘豐起臨盟以懈怠之見規則聞前史因備失而歸罪  
且未合宜事貴無違禮崇得中請從博士之議庶叶隨時  
之理眷言贊者可無詞乎

同前

張子琳

祭禮崇孝事祀孔

一作克

明既前期筮賓亦將獻諏日於是

闢廟門以禮所敬在供列有司而行事不舉違犯孟王義

重五經職惟三命有豐卷之位不請因以用特牲

此句明疑

周公之典據少牢而乃給然尸祝甚儼雷

通作壘

洗具陳剛

鬣柔毛則云肥膾籩簋普淖所謂馨香宰人銜命以抽扃

見儀禮注扃鉸也

仲已遽資於執畢又以舉肉在禮寔曰無違贊



者則那每事奚其不問患既自掇爭乃增羞博士勿謂於  
貴和贊者終宜於伏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九

判十七

祭祀四

雜祭祀門二十八道

祭闕頒誥判七道

大夫菜地祭判一道

庶子牲祭失禮判一道

士祭判一道

疋大牢祭判一道

士不合設壇判一道

用牲于門判一道

歸胙判一道

祭器判一道

祭器奢僭判一道

祭闕頒誥判

所司有禮事不頒誥所由斷徒訴不伏

對

斐子建

禮典之制期諸豐潔裸鬯將行無宜秕稗是以有司卜日而頒教所由先庚而讀法故能籩豆有楚殷薦聿脩皇祖降歆萬壽攸酢孝孫有慶百錄是荷若後時而不陳則臨事而或闕偶俱罹謗須一辨明彼以不戒視成居然有罰此以未承憲令無狀可明俱曰宮臣當須慎守既一作自貽伊怒尚曰奚為

同前

常建

祀禮孔殷以供百姓禮容不肅奚疑作崇二獻與言國典厥在司存頒之猶恐不供不頒將何集事俾左社右廟奚捧幣薦牲方澤圓丘曷焚柴埋玉欲加之罪安得有詞也禮或重輕法存降殺將定所刑之典須明所祭之神也以從徒宜其後命

同前

祀事孔明展誠告備崇享獻之道則歌舞其牲嘉滌濯之容則詔相其禮取則不遠聞斯行諸政貴有恒人用不撓雖小祭大祭課乃義疑而職人克人曷不頒布况疑作郵疑作罰麗事職汝之由天子有司是堪自頒龜玉毀積曷所逃刑

同前

薛彥國

國有祀典以和神人思不出位是主蠲潔苟越率履不承權輿難乎守官直以宰惕所司實掌其祭或承之羞備物不頒於職人戒嚴有垂於先甲遂使奉牲之告不及於肆

師降神之典無聞於六變闕而為罪宜灼薰心過而必聞  
自貽噬腊詳諸秩典俾罰鬼薪

同前

郭庭誨

於糾禮官無辱祀典欽若天地肅恭神人如何有司失其  
頒誥將季氏之暗失由也之質明致使禋燎不供難為祭  
祭燿火無設便乖漢典宗伯或差於三望太常乍闕於六  
宗職此之由而襲其守而天秩有禮罔不克集寘以徒坐  
復何疑焉

同前

梁乘

受福之祭固存乎肅恭出令以言實在乎頒告繁有司之  
不腆乃事神而未達不能先備禮物預頒祀典存彼舊章  
介茲景福雖自牖納約所貴齊心倘入廟未知將何措手  
若也禮則斯缺人心匪虔信且未孚福將何所且祀有大  
小罰有重輕大則合寘於徒刑小則宜從於笞坐須明大  
小方辨重輕

同前

薛大球

祀以追孝祭以馭神厥儀孔昭執事有恪欲使粢盛豐備  
祖考歆黍稷一作禾稷之馨珪璧允植川嶽享沉浮之薦所司  
不供其職俾人用迷鍾鼓或闕於鏗鏘籩豆恒垂於薦楚  
法既將紊神其舍一作此諸且無翼翼之容曷降穰穰之福  
自底不類嘖有煩言固乃曠我之官告曰轉爾于恤斷從  
徒罪斯乃銳乎翻事言焉其何補也

大夫菜地祭判

得宗人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祗之居辨其明物保章不  
供本職輒事左道人云菜地所祀

對

天子建國法合掌於三辰諸侯立家禮許脩其五祀非直  
為之糾禁抑亦辨其名物各有職守無相奪倫至如日月  
運行陰陽消息乾坤測度之法山川沉埋之儀蓋存公道  
希憲於觀臺豈合私為輒陳於菜地宗人所祀正當左道  
之條保氏所陳深得禮刑之制

同前

三代命祀闕有禮文六官陳殷匪無名秩田心不出職舉必  
在公神人之官各恭爾位俎豆之事實右司存伊彼宗人  
祭于菜地苟不失禮夫何間言殊季孫之見強振疑作于  
僭徽異晉侯之有疾不祀羽泉今茲掌彼三辰不脩其法  
紊我禋祀之道以猶鬼神之居祝詞爰論名物徒辨不以  
為禮神其享諸保章祠彼上玄昔疑作茲左道不怨其咎  
何所遁逃

庶子牲祭失禮判

得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其家人告其失禮辭云宗子為  
士不可以貴就賤

對

王緯

霜露孝思朔月一作殷祭申其爵祿格以祖考苟或違經

是同匹嫡相彼庶子命為大夫體異承祧位踰齒族固令  
 奉其常祀從以大宗獻上牲於歲時稱介子於工祝使僂  
 然之歎不絕於聲如在之義復存於目乃黯於祀典越我  
 巔毛恃肥脂之牲牲或將或肆繁豐盛之黍稷于豆于登  
 假一作祖禰之恩二重寔疑於夫子竊蒸嘗之薦三廟奚  
 取於私家仍聞就賤之辭豈聽如流之責寔誣之祭人何  
 以觀

士祭判

為士殺犬豕或入告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不身踐  
 豕豕有故準禮不坐

對

禮以制人命以防愆是彰品秩無取僭差苟豐約之  
 於德義而斯美乙周行已寘忝曰王臣班列尚微蓋為无  
 士曾靖恭其位不虧莊敬之文當官而行既不越於時式  
 執禮以動亦何恤於人言屬霜露既零春秋匪懈爰脩饗  
 祀載展牲牷近彼庖厨雖則踐於血氣潔茲犬豕頗亦薦  
 於夫疑膏既稱有故而殺難議不經之科或人詞游宜以  
 麗法

同前

曹詵

禮探寧儉士有等威苟不體於牲牢則無儀於享祭惟乙  
 命士克由舊章入戶僂然感四時而展敬祭神如在瞻二  
 廟以式思告全將啓其血毛備物乃利一作於犬豕脩戴

禮而不忒豈呂刑而可加成人何斯居然昧職好生軫憲  
徒有効於愛羊速訟不稽寧無慙於相鼠雖庖厨可遠身  
踐一作剪則誠爽至仁而蠲絜在躬親割乃允孚主敬稱以  
有故于何議刑

同前

崔署

孝子饗親祭神如在主人肅容式宴以衍遵豈有楚無償  
西隣之言餽牢不竭是陳東道之禮觀乙爲士聞斯行諸  
日殺羔羊尚流詒訓歲脩犬豕何爽大經同燕人愛疑思  
雖踐血氣異楚氏之業終遠庖厨將食節而事時豈厚味  
而腊毒或人與訟捨禮何之有孚致辭勿問元吉

足士大牢祭判

足士大牢而祭

對

祀典所與人倫共仰遠越行禮章程不容足士下流陋巷  
微物奇才有慙於梓漆利器無逮於干將事於鬼神陳於  
俎豆如在申敬惟馨展禮著於行潦無妨於預祀輒薦大  
牢載虧於非月旣斯故犯宜寘于刑

士不合設壇判

甲嘗有大事禘於王父及其魯高遂設壇爲壇或曰僭而  
不經甲稱且有後命

對

祭盡於敬是敦孝享備其鼎俎絜爾牛羊克孚濟濟之容

實受穰穰之福眷言宗廟罔黷蒸嘗甲何人斯每事無闕  
于彼裕典昧斯國經靡虔於寢之儀苟踰立廟之制有禱  
而祭實越等威我高我曾雖罄由衷之道為壇為墀且貽  
僭上之責前言匪習後命奚施待窮越禮之詞然正恤刑  
之典

同前

劉公輔

聖教因親人事有禮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眷言於甲愼終  
追遠裕父志高展於孝敬將序昭穆以列尊卑神明始交  
哀樂兼半祝史陳信曾無媿詞彼或何為忽乎與訟然則  
五廟諸侯大夫此之等差非無典誥儻貴通五爵甲稱固  
則有憑如位列萬人或告不宜無當請責名品方正刑書

同前

孝以思親祭之如在既申休惕武備蒸嘗惟甲承家芳茲  
主鬯遵先王之法有事宗枋讀非月之書方申禘典既而  
享獻其繁壇墀克除在祀之敬不乖陳信之儀無闕有何  
所犯旋告不經請從後命之詞靡取無稽之訟

用牲于門判

洛水溢有司用牲于門或非之云苟濟於物祀之何爽

對

瞻彼洛矣其水泱泱雲澄綠潭樹夾清岸天作霖雨時維  
浸溢縱栢舟而難泛豈一葦之可航未惟主司能業爾職  
載懷黔首用祭玄冥巨浪無倪已不分於牛馬明德可持

乃展敬於牲牲漢皇之歌彰夫舊史周官之禮著自前聞  
何彼人斯行蓄末學事則有據非將奚爲

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對

康子元

無文成秩既重於肅雍有功則祭或防於跛倚甲以棘七  
方載式預監牲茅縮以陳遂聞歸胙餽食煙達應非尊者  
之餘胙致曰嚴自入先生之饌用此而祭頗乖經禮之儀  
未及於刑須黜乎典之議

同前

晁良貞

精意以享敬于展牲率禮莫違洽乎歸胙甲以膚敏典司  
蒸禴分以貴骨爰封介葛之犧奉乎高堂用入老菜之膳  
恩必逮下子道或霑其食餘祭示有先神理詎歆其餽末  
既比慶封之禮難許叔氏之禮

同前

毋嬰

宗廟崇儀禴嘗明祀先王有以尊祖考歷代所由追饗敬  
惟甲趨名奠奉蒸羞與於蜡賓非喟然之有歎侍於邦祭  
聞立者之無跋接神旌而下御來盡恭肅送靈驛而方行  
去昇微滅眇威儀之奕奕期降福之穰穰已而徃辟云除  
笙鏞則闕罷儀於國休事于家致胙以歸奉其親乎則可  
既餘爲餽因設祭而何乖求言禮經瞻祈祠一作典匪伊  
天降寧惟地出有誤於事貽謗何道



同前

鄭齊望

三才既分六宗爰設或因地事地或因天事天明堂尊嚴配之儀清廟崇禘裕之典國之盛禮其何以先神之至誠罔不或降於是陳以簠簋薦之犧牲瑟奏空桑管吹孤竹甲言黍大享監彼有司獻灌無虧福祐攸洽貴骨以頒於高品賤禮疑作體仍霑於庶寮他日鯉趨且聞歸昨今朝神惠更用祭先錫類之美則多黷禮之嫌宜避

同前

常述

郊廟蒸嘗春秋禴祀執膳成禮受胙為榮甲位列周行職惟神監舉信從政須慎威儀屬有事宗枋無虧肅敬鄒人閱禮非惟黍稷之馨祝史正詞抑亦牲牲必備既巧三獻儀組肆夏戶還天子多歡始預受登之福先生有饌遂欣歸胙之榮初則視膳在堂終則降福于廟雖必嘗君賜顧取則於前規而不捨餼餘誠有違於昔典非復必齋之慎審乖如在之儀何慢神之致尤惟失禮而斯取

同前

袁暉

餼餘不祭昭彼前聞事且遠經慙於達者甲忝居官序式陪精意悅分胙以言旋鄙過屠而自足瞻白華之養孝則盡誠昧非月之言理難逃責遠傳知禮雖惡於鄒人近取恤刑宜寬於漢典

同前

牛上士

祀祭以神官司執事昔者由也曾陪季氏之庭孰謂鄒人

每入魯侯之廟甲既策名朝列監享嚴禋剛稟柔毛不化  
庖人之饌白茅醴酒遽聞歸胙之榮食美思親無垂孝養  
餽餘有祭暫越禮經柴也之愚雖聞小過參也之魯何妨  
大倫以禮許人則吾豈敢棄瑕錄用將子有聞論情雖欲  
薄言與進未宜深責

同前

單有隣

甲辛彼曲成官同直指不彼

一作被

澤宮之誠與監清廟之

儀執燭薦腥禮循朝饋崇牙樹羽樂遽撤懸方致美於吉  
蠲即同班於福肉榮仍在已祿逮其親詠蘭核之詩晨昏  
少力申絲服之養烏鳥多歡用廣中厨因茲外胙爲中之  
道始則著於先嘗食父之餘終必歸於致祭且聖人之  
祭示有先夫婦各差父子異數盡於是矣何所疑焉

祭器判

少府監申稱太常寺牒稱須造罇疊爨器并舟光不許形  
狀制度請裁下

對

先王制物禮器爲先商周虞夏容形各異象罇之儀爨刻  
象以成形玉笋之名遂以玉而爲飾疊雲采采如開五色  
之雲爨鳥軒軒似翥六時之鳥舟其足也夫復奚疑少府  
自有常儀太常非無舊準更請裁下未爽公方至於規模  
一作並在於此如愚管見謂叶通途

祭器奢僭判

甲飾祭器以連行劾其奢僭訢禮也

對

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始有列於雞象終見饗於豶豚陳其  
犧牲備以鼎俎用嚴莊敬則著品章是以有丹有壘資適  
用之恒理廢禁枌禁分貴賤之攸宜賻布之餘則以是具  
畫布之纂則見將施苟禮典而是遺信奢僭而逾陷甲祧  
廟其主祭器為先方用展於蒸嘗忽謬崇於撲斷傳以庶  
物損其祿大考揮風之妙思得天巧之良工規制旋開鏤  
甲斯覩開絃疑作樂影宛似出於重泉擁劔潛形坐見儀  
於四豆雕其物象紊所欽崇一作况黍稷而非馨何刻

而為用且外骨內骨連行爻行同於剗剗之功以儷陶  
之器非取義於鄉士本嚴禮於邦家託以私門實忘公靈  
簡管仲之饅簋昔所為非擬季氏之舞庭孰不可忍此而  
捨罪予其何誅尚未覩於滅吞一作實有違於噬嗑

百華中之遺賢昔既為非對李尹之戰致障不可思也而  
又器非郊舞飲士本艱對飲泮宋詩以林門實忘公

又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 判十八

喪禮門上二十七道

不供夷盤判四道

毀壞壓死判四道

木墜誤壓判一道

溺死判二道

復以冕服判一道

縣君死復判一道

哭子喪夫判一道

所知哭寢門判二道

李尹為主判二道

不供夷盤判

三品喪事夷盤不供可儀云時所不要

對

喪也寧戚禮亦從宜思有厚於大臣義不遺於小歛今位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崇三品名謝百年國章自書其禮物有司豈怠於供擬若  
春羔已獻在寧室而須開夏蟲正疑闕夷盤而不可自當  
曠官之責何待司儀之按時則匪要法欲何加

同前

劉同昇

喪事攸列凶禮克明佐器者存乎有司致用者期於無悞  
綴几初設已陳含玉之儀夷盤不供何施造冰之禮且議  
事以制觀過知仁必若夏日斯炎鬼亡達於墻屋固當秋  
露結罪刑宜麗於簡書如或冬淒已冰寒氣方總則史魚  
之殯雖且在堂咎繇之譽終期緩獄理則可也彼其詰哉

同前

斐士淹

凌人掌冰以待邦事深山窮谷居仲冬而益堅獻羔祭韭  
事司寒而方出且云一日二日亦惟秋刷夏頒在用拾而  
有時於出納而惟允嗟此三品俄嬰六極金章罷去玉祿  
方開具疑作夷厥衣於庭中設夷盤於牀下國之老疾猶或  
不遺朝之榮貴理宜從給徒以氣則分乎寒暑用則期乎  
折衷司儀所告省括之道雖勤主者定詞挈瓶之智斯得

同前

顧勝

生榮死哀士有恒禮弔喪歸賙國著成規三品云亡九泉  
方闕窳窳之事未展縣棺之儀哈祿所陳遂闕夷盤之典  
至若夏德方暑自可歸冰冬陰沍寒何煩設器徒窮獻羔  
之禮方議鷓鴣之訓

毀壞歷死判

乙有所毀壞而誤死人科其備慮不謹訴合所由為罪

對

韓極

立物有恒堅樹在始繕而不固壞則難支既動作而必虞將紀律而斯約罰之惟五先明宥一作過之文死則有三終傷不弔之旨若過誤而先定乃平刑而是察乙則何者率爾薄言已聞滅鼻止災胡乃反脣推過且守之必葺誠備慮而則安牆或不終將隙壞而誰咎罪有所在焉可逃夫

同前

崔殷

九州既滌是資築護庶役斯起于以僞工俾湍悍不生而安居作又彼已之乙謂為何人率作而毀豈增修而滅壞乃致害仍推過於所由言則飾文慮實無備然壓漏不弔酌戴禮而何傷而殺人者死在蕭章而難忘論以故傷闕則是減稱其誤殺科其不應爾徒有詞吾從不弊

同前

田季羔

乙惟賤工執用為是撤彼擗屋嘗聞作向之詩誤此殺人載犯暮虞之律雖因緣毀壞宜申重典而過失殺傷非無爨憲毀垣之下人盍違而去之壞宅之間乙恐非其罪也且凡所隳圮尤資審慎泉臺構落非梓匠之良規廣廈振崩必鄭僑之見壓備慮欲繩其不謹懸危可恐乎無情既殊故犯之名請抵從輕之議許其收贖竊謂平反

同前

梁乘

奚有建立洎乎崩壞必慎傷人無致害物何哉主者曾不  
任能顧彼匠人豈因何巧既無備慮且乏周防遂昧立身  
果貽誤殺事殊隙壞物異棟崩將壓有契於國僑不弔遂  
符於戴禮况造作之與毀壞匠人之與主司著臯繇之書  
合以所由為罪且人誰無死痛其不終宜用明刑以慰幽  
壤

木墜誤壓判

將作官修城木墜誤殺行者

對

五材並用關石是鈞百堵崇牖麗譙斯起頃以春風折棟  
秋雨摧梁雲構俄見於朝傾邊聲不聞於夜泣既而周宮  
揆日斲之登登郢匠成風行者擾擾杠木之下危於坐堂  
改途而行何必由戶異文王之所避同子產之見壓孽由  
已作殃實人與取類憑河有均暴虎唐諱據法雖論誤殺在  
禮為之不弔

溺死判

甲與乙同舟既而甲懼水而投因溺死其家訟乙故殺縣  
斷以疑

對

孫欽望

靈長演派資潤下以流譏習坎疏源含內虛而濟物故桂  
林望斷漢臣嗟其水源航葦無因衛女歎其河廣由是剡  
木為楫利涉存焉造舟為梁有自來矣惟甲與乙俱因行

邁駕言出遊大川為阻家非秦蒞不可塞裳地若滄流爰  
憑鼓棹既而甫辭岸浦喜二子之同舟方駕波心嗟一夫  
之墜魄尋漆園之奧旨未昧藏舟考司寇之微言旋驚逝  
水至若沃焦不易呂梁難嗣一類士龍之笑幾慚魚父之  
勇家人告稱故殺縣司斷以疑條乙則有詞未云一伏向  
若平生宿憾殞命猶或推科如其邂逅相逢自死如何結  
罪誠可俾一作悍竿而求水府豈得陳牒而訟官曹不悟生  
也有涯將等死而無弔欲使長江岸上式旌孝女之碑塋  
候曲中永作狂夫之曲竊稽狀迹不伏為宜

同前

語稱有朋自遠易曰朋從爾思同氣相求同舟共濟呂安

之懷叔夜或泛黃河之水王子之尋戴逵亦冒山陰之雪

何以仰止欽賢是慕想彼甲乙道契筌蹄汎漲海之雲若

見一作星蓬萊之樹棹倚砂之日方追河洛之仙既而智乏

謀身情乖拯物覆舟之慎想伯夷而載虧驚濤之遊歎伯

昏而遂遠三命有極百齡俄謝禍兮難倚寧收轉壑之魂

比之匪人忽覩盈庭之訟尋端指狀於甲誠亦可矜據理

詳刑在乙寧宜寘罪何者禮稱不弔溺者已絕律通人情

乙惟一作為無咎庶從平典用叶大倫

同前

鴻爐賦象人壽幾何生榮死哀物類同致晝夜不捨宣尼  
興其歎息吉凶共同賈誼發其詞賦眷言甲乙俱涉大川



懸流波而得朋理征棹而云邁乙則同舟而濟宛若神仙  
甲乃懼死而投遽嗟沉溺波心乍沒還疑觀影之人泉路  
不歸便似懷沙之客然則度河奏曲曾不爾思逝水沉寃  
而招其咎家人有訟虛陳故殺之端乙既無讐難寘惟經  
之典薄訴不伏理合哀矜懸斷以疑殊乖部一作察以愚  
管見釋放為宜

復以冕服判

甲復以冕服御史糾其違失

對

喪等孔昭復禮攸設公侯以下非無降殺用明沿襲且樂  
等威求彼平生振衣裳而有處號之某甫冀鬼鬼而知歸  
至如衮冕是陳爵弁斯列用捨之際抑亦有殊甲實伊何  
昧我常度未明死者之貴賤罕識凶儀之重輕自可憲章  
宣尼每事有問何乃祖述季路率爾而行法則無稽難為  
叔氏之許舉而不物豈免先王之誅白簡彈違固其宜也

同前

常建

喪定等列在乎中制爵為公侯招以上服禮則有數甲其  
謂何必若錫重五侯寤加八命寢于中霽固當復彼東榮  
適在他邦是何升其左轂冕服則順鐵冠奚為如或有愆  
于儀不象厥德慙而有作同彼季孫孝則莫彰異夫曾子  
所謂殺禮宜其聚慝徵大夫之轍理既有違論司敗之刑  
法將何道

同前

祖詠

吉凶殊流冕服異數苟將失制敢用此規而泉壤幽深生  
涯溢盡綴足歛手初聞於長遊設階乘屋遽見於三號甲  
也用心審于盡愛尤差司服還惜禮經招平生之衣不有  
魯子之問加冕弁之服更異邾婁之言相彼豸冠素為人  
望今將一糾實謂正途

同前

薛彥國

服以命賢喪則觀禮用存升降不易紀律故朝會之序必  
布常於典命死喪之儀亦辨等於司服指彼甲也復冕其  
誰必也德亞元良位光袞職隨會有紱受命叔孫以車服  
衰庸自可飭虞人以設階命元士而即次取茲驚袞  
升降之禮登彼毳弁或同秦佚之號道則庶乎禮無違  
如或秩殊稍食家匪伐冰以陪臺之隸人遂城裂於喪紀  
寘之於理誰謂不然憲司所劾既不書於祿位宗伯之義  
亦孰知其用捨且曰獻狀必也正名

同前

郭廷誨

生也有涯死而必復苟或不率克有常憲故國備典訓禮  
陳等威疑作藏虞人以具一作設階崇壯一作狄疑作狄士以  
奉職若禱其五祀則事始東榮或問以三號而復行左  
自適變通之要夫何過差之有惟甲向者以冕而復同  
人之失德刺起素冠齊魯倍之虧喪僭彰玄毳既非五等  
之列頂異九儀之品何乃不類祗自塵兮非大猷是經而

峻簡斯糾違失之禮其難捨諸

同前

梁乘

祿秩之序貴有常尊凶喪之儀禮無越等已矣逝者魂兮  
不來死實生哀歿西山於九夜招之望反將北面而三號  
既而骨肉復歸精魄無象宛其死矣則無不至且祭神不  
能如在神猶未饗復竟不似其服魂將奚依至若在館在  
家匪無名數公侯卿士實有彝倫小者則榆狄素紗諸侯  
乃衮衣冕服未詳甲也其位若何儻有土之公卿御史斯  
為折角若食菜之鄉士甲也宜從噬膚

同前

薛大球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書分品命禮著等威苟違嚴律曾是  
升降之禮登彼毳弁或同秦佚之號道則庶乎禮無違  
如或秩殊稍食家匪伐冰以陪臺之隸人遂戚裂於喪紀  
寘之於理誰謂不然憲司所劾既不書於祿位宗伯之議  
亦孰知其用捨且曰獻狀必也正名

同前

郭廷誨

生也有涯死而必復苟或不率克有常憲故國備典訓禮  
陳等威疑作藏虞人以具一作設階崇壯一作秋疑作狄士以  
奉職若禱其五祀則事始東榮或問以三號而復行左轂  
自適變通之要夫何過差之有惟甲向者以冕而復同鄗  
人之失德刺起素冠齊魯倍之虧喪僭彰玄毳既非五等  
之列酒異九儀之品何乃不類祗自塵兮非大猷是經而

峻簡斯糾違失之禮其難捨諸

同前

梁乘

祿秩之序貴有常尊凶喪之儀禮無越等已矣逝者魂兮  
不來死實生哀歿西山於九夜招之望反將北面而三號  
既而骨肉復歸精魄無象宛其死矣則無不至且祭神不  
能如在神猶未饗復寃不似其服魂將奚依至若在館在  
冢匪無名數公侯卿士實有彝倫小者則榆狄素紗諸侯  
乃衮衣冕服未詳甲也其位若何儻有土之公卿御史斯  
為折角若食菜之鄉士甲也宜從噬膚

同前

薛大球

德之恭侈惡之大書分品命禮著等威苟違嚴律曾是  
抵禁稽諸甲也彼何入斯天不憖遺遄嬰六極服以昭寃  
見誥九章至如受服統戎建節將命或聞以矢亦曰以綏  
固傷逝者之魂或載先王之典且甲兮云歿亦孔之哀莫  
知王爵之班胡僭弁師之冕必若位應受則邑錫建侯功  
有良夫之崇德叅士會之賜亦奚妨弁轂合禮一作發榮  
倘或生罔嘉聞死微可作須易大夫之簣豈復諸侯之冕  
嗟夫鐵冠所糾請審毳衣是用

縣君死復判

縣君死於路所由不以綏復於右不給役車遽還

對

眷彼縣君征途有疾庚子戒曰止鵬生憂辰已臨年巢鷺

起歎東流逝矣北首長辭遽委魄於松門奄歸魂於蒿里  
不祿公館須申臯某之儀屬續私家即罷求幽之義禮有  
明說焉可轍違準例合得遞車所司如何不給但此璧  
壁用刑須窮兩造鈞金察獄必聽五司公私之節未明左  
右如何定罪請更詳委方可要終

哭子哭夫判

哭子哭夫事

對

喪子之親哀情已極喪夫之婦為死難勝非無寡鶴之悲  
置息驚猿之痛然喪夫喪子悽感雖同而哭子哭夫禮儀  
瀆別穆相之卒已有前規敬姜告言一何無識縣承行  
之日於禮已違娶婦指貽之憊在律難恕顧茲刑憲  
推科

哭子哭夫判

季氏夫子喪哭不捨晝夜鄉人告違禮

對

季氏令質幽閑秀容綺艷事夫有道金釵見美於梁鴻訓  
子多方布被推賢於孟母為善必應天乎不仁三從靡依  
兩喪相次欹枕之淚空灑倚廬之望莫依不捨晨昏深符  
禮制一作則

所知哭寢門判

太史令緒所知亡哭於寢門之外告違禮



乙妹三從靡依一志空潔榮落朝薜竟棲夜臺生則事兄  
義或遵夫歸妹死而誰主禮用行乎寡妻夫無執紼之姻  
里有主喪之尹雖親不可間義並連枝而事寧敢逾禮從  
異教決曹謬舉職我之由訴者有詞今汝則盡尚恐邑多  
匍匐之子家有不和之隣未詳其宜莫適問罪

同前

閻渙

死生有命男女大綱于其不天可以往唁惟乙之妹華而  
無實始窈窕以適人桃夭斯美俄俾獨以處室荼毒何深  
生無託於偕老死奄赴於同穴言念夫族曾何子遺嗟今  
隣人復已湮滅乙以骨肉之戚匍匐而來據親則可奔喪  
執義不合襄事况臨窆窆復引銘旌諒天窮之人請里尹  
主決曹雖詰於禮無違

同前

喪則有等自辨於重輕禮之所行亦崇於節制乙以天乎  
降戾斯殞其夫則穆伯早亡鄧侯無嗣啜其淚矣何痛如  
之末懷夫黨無親因求里尹爲主禮則然矣人何非哉且  
決曹所稱亦何加止蓋以喪也寧戚禮則因情姊憂去官  
見稱於陳重弟服去職著美於譙玄斯則事之有由一作  
言也何爽得失相半斯之謂歟

... 同席 ... 主與曹繼詰林鬱壽 ... 判十九

儀禮門二十六道

里正主妹喪判一道	本正為主判一道
同姓為主判一道	主者不杖判一道
父在凶門判一道	輿屍謁廟判五道
助隣婦喪判二道	寢苦枕草判二道
父在杖堂判一道	練祥群立旅行判一道
除喪鼓琴判一道	祥鼓素琴判一道
禪服鼓琴判一道	腰經服事判一道
妻喪奏樂判一道	士弔大夫喪判一道
同門生喪親判一道	食於喪家判一道



里正主妹喪判

癸為縣令有妹之喪使里正主之或告非禮訴云所居無東西後家

對

侯嶠

女也有喪行實殊制士之達禮哀以立則惟癸領縣同氣辭家生稱未亡已軫柩舟之誅死歸異姓且無樂棘之悲東西南北之人歎四隣而莫有鄉黨里閭之室望九族而絜無日月有期主喪孰是匍匐救之里尹其人殊周勃之給喪所資致祭異項梁之倚辦寧惟執紼在禮自有明文或人胡為妄動

本正為主判

婦人問人死無親族兄乃為主本正亦為主鄉人弟者兄拜爭為主

對

嚴識賢

洪波振海終不到於蓬瀛流電促人詎有固於金石無不魂遊北斗水闊東川咸促半夜之山共盡明朝之露聞人不幸一去無歸洛川之風雪共銷陽臺之雲雨俱霽泉門未閉但聞松柏之聲總帳空懸無復綺羅之色惜乎丈夫獨立親屬茂如秋蘭匪植於庭砌春花詎榮於棣萼春言為主寂寞無人切哀痛於仁兄慟悲涼於本正爭承即禮競執喪儀未終白鶴之榮詎盡青繩之哭縣司直申情理非究禮經徒開弄法之門未社簿書之路竊尋州斷實

允公途以隣主喪雅叶春卿之禮捨兄於罰殊乖秋典之

同姓為主判

甲妻亡無主後者乃命同姓主或人告失禮所由科之

對

美而無子賦以碩人生也有涯歸乎大夢贊榛栗而方就  
據蒺藜而何辜眷言于甲倏喪宜家鳳凰于飛八代徒北  
蛟龍中絕一劍空悲扣盆之哀但取傷於對簞懸孤之義  
本未徵於夢蘭有歎溘先無以為後爰邀同姓將陳主喪  
手祖思崇五哭攸設未惟哀戚誠則靡捐撫以禮經猶為  
兼達且男主婦主之道同姓異姓之儀抑有前聞非宜也

此慎茲坐貽差牙至若婦主必使異姓厥義彰于外

戚反是不思捨禮何立道有取於宗婦事非屬於族人甲

所為喪誠為不法哀興弔影雖撫事以傷神迹未吞聲罪

恐餘一作於滅耳

主者不杖判

甲卒女子在堂無主喪者命同姓主之喪者不杖令女子

杖所由科失禮

對

男主女主則具其族直杖削杖而別于儀良無扈扈之嫌  
用竭親親之道承家有託亦何詢於異門繼代或虧乃陳  
攝於同姓甲年馳石火光陰坐沉訓絕金釵胤嗣非立若

教之餒固宜理而方嗟卻攸之謚諒天道而多情桑孤靡  
設詎憂嵇紹之孤葛覃在辰空有緹縈之類謝庭窺雪奏  
歌誄於常時蔡氏知絃輟娛歡於是日三星尚阻未及有  
行五哭斯崇奄嗟無怙喪主既非棣寧輯杖固屬標梅同  
切昊天寧遺巽位撫禮深達將謹何憑則于一人諒斯取  
而不謬惟刑三復宜伏念於無辜

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一作二門乙訴云虞  
而無主以重當輕

對

顏勝

休死勞生存亡大數絕漿泣血孝敬常期乙也哀摧禍  
凶覺感風枝而殞魄反哺何施陟霜此而縻心跪乳奚及  
願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疾深懷橘一作懷愴開編於吳史  
凶門列位夙著等差方取則於殷周驗昭然於典禮既虞  
而作瘞重之制自分有附于始為主之儀寧惑坦然明白  
可舉而行事不亂於大猷法難加於小累

同前

陟屺纏哀終天末慕形神訾毀有切於何曾流慟傷神詎  
慙於吳隱於是牛山下兆魚岫開塋帝軒轅之乘龍衣冠  
作燧王子晉之御鶴則寫成墳因班牛而動祥樹石馬而  
旌貺既而玄門告擗卅旒云飛聊申虞祀之儀方則夏殷  
之禮立主之義自有常條以重當輕終垂禮式既無虧越

何爽公途

同前

仁焉而終智焉而死九原悽愴寧聞可作之期千日荒涼徒結有涯之恨乙以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溢米之晨荼毒於寢苦之日青烏襲吉已托萬家之地白鶴飛來俄聞再奠之禮所以表斯廬位設彼銘旌佇馴獸之見蓬希祥禽之或至言申陟屺之戀再寫循陔之悲既結歎於生靈實無慙於死孝或人言告未可依憑哀敬之心理在矜察審慎之典憑藉必及淫濫儻行手足無措既非其之無失何如霜之可繩

輿屍謁廟判

曾祖亡輿屍謁其家廟人告狂恣

對

張季明

聖立訓謨禮明沿襲文物大備沮勸攸先是以茂閣高動載在王府封侯廟食克濟家聲允歸通德之門未絕謀孫之道既而鬼闕其室祖以負杖延穴人告其狂太以輿屍獲譴卒哭而柩反葬而虞捨禮何觀撫事斯謬且執喪以寧戚為本謁廟以如在致誠昭穆相承自可次其神主宗祧有序焉得失乎禮文狂恣之言責則甚矣既灌之後不欲觀之

同前

杜嚴

廟者曰貌則事之若生鬼之言歸則敬而莫黷考孔丘之

要道將入必問覽周文之繫象與死且凶鄭太父挹家聲  
 素高門閥自宣王之母弟承后稷之神人讀司農之經榮  
 分爾族聽尚書之履代著一作其名爵賞不泯錫承家而  
 開國垣廟而立寵貽孫而及祖禍鍾斯兆哀慕何追父已  
 喪親總亦從嫡莫延無主孫也哭曾自宜別外內之嫌分  
 吉凶之敬謁廟以輿苑見責寧合禮經告人以往惟見本  
 豈諸典則太從答罰有蔭須寬於贖刑告者任還無識不  
 勞於反坐

司前

度進

白駒易往素蓋俄歸長沙空庚日之災北海奄巳年之夢  
 鄭太留舉水慕捧硯長悲通德之門露纏書草承明之殿  
 塵絕聲且周設冢官孔演師卦戰亡猶令周官冢人片  
 幽疑作兆輿苑豈宜廟詞雖理殊觀蜡同賜也之云  
 往而義異亂神乃夫子之稱竊尋古制合寘今繩

同前

先王制禮造次以之君子奉行威儀無選鄭太門承通德  
 代有象贊處異域之圖全其使節受良田之廣儉以家貞  
 華軒懸示後之車密石表先人之廟疊鍾亡祖哀疚謀孫  
 奉硯攀悲輿苑入廟大夫銜命神雖幽而已往使者迴車  
 身不幸而必告魯使以為有美天臣猶且不非况太恭事  
 廟門展行祖德尊靈髮鬢瞻棟于而風生喪紀綢繆備衣  
 常而日遠太之此舉必有為之人雖簿言詎成往往

同前

聖人設教蔚在蓬山諸侯立家

藏彼粟土豈唯孝于不匱

薦蒸嘗於四時亦取孝孫承家

吉凶於五廟鄭太廼祖

厥德嘉聞有彰良弓克傳投筆

從事孝比參也在家必聞

勇超仲由從政何有或胡塵暗

寒漢將鳴輦逐金革之威

唯聞死節登玉門之險不見生還

輿屍方弟子之凶掃庭

合鄰人之禮所謂去死事生來宜

朝謁薄言征恠何太踈

遺

助隣婦喪判

得聞人有隣婦喪自三日而不舉

乃力借凶事之給

以言黨人未獲因主歛爭訟言以

後遠罪具不

對

趙泉虬

隣婦時命先秋生涯凋落四德之名尚在九泉之魄俄沉

存既寡於周親沒亦感於隣義既而朱火不舉俯凶事而

無從玄燧未臨仰生人而何托聞人以蹈危為意憂齊留

心爰行博施之恩自合無喪之服論其主歛則親屬為先

語其科辜則聞人無罪

同前

仲尼講三王之禮垂百代之範臨喪寧戚實先匍匐之風

力行近仁更著威儀之則未惟隣婦忽奄泉扃

一作蘭閨

生向月之悲幽燧切行雲之望於是哀歌佇引尚有具於

飯含夢容猶遲誰見勤於營護三日不舉九原若何彼人

以桑梓情深芝蘭愛厚欲奔波於黨屬先假借於鄉閭  
勞之志莫辭終始之心愈勵項將軍之志業比德猶一作無  
慙郭有道之風猷方斯未遠且為主欽緣是善隣親踈之  
爭鬱興牒訴之喧爰起官司以公平在慮剖析存懷申報  
禮以明愆討彞章而見罰既叶平邦之典妙符淳古之風  
徒更有詞終成飾說

寢苦枕草判

甲雅脩士禮為宗黨所敬居斬縗寢苦枕草閭里化之御  
史効其惑眾

對

甲脩道訓允乎厥休宗黨稱其有儀閭閻美其惟孝而  
匪固風林多感雖就禮之則俯同縗經之儀而由衷之  
心無奪絕深之至寢苦枕草抑惟寧戚仁里德門所居則  
化御史總威電發隼視霜雉坐非平仲之仁行問治長之  
罪且鄉人化善則宜刑章隣毋與悲欲從何典既有明於  
古事亦何滯於今科

同前

晁良貞一作良貴

閱水成川賢愚共盡因心制禮榮賤同歸甲以慶絕循陔  
一作甲以悲愴絕思哀纏罷社綵絲其服未謝老萊之歡戀戀厥心  
空聞孺慕之切三年茹痛寢苦不爽於喪期九族遷風偃  
草遂行於仁里御史幸持清憲須辨彞章暴勝繡衣徒然  
忝竊晏嬰一作生練服罕悟重輕達禮之誠猶迷寧戚之宜

安在請從宗黨之好無憚簡書之威

父在杖堂判

戊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對

居母親之喪茹荼嬰痛踊既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形  
瘠於外口不甘味身不安美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顧氏家  
中空餘畫扇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鷄遠赴林  
宗之所蔡順有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枝未摧桂  
樹猶茂執椅桐之杖上芝蘭之堂循禮制而多違顧刑書  
而有犯請歸司敗任便科推

練祥群立旅行判

丁三年之喪練祥群立旅行

對

丁爲人子持乎喪服身體髮膚不失全生之道衣衾棺槨  
無虧送死之儀仰風樹而充窮履霜庭而孺慕鍾創巨之  
悲酷有荼蓼之苦辛壁日不停練期何及毀不滅性痛感  
終身道在慎終義存追遠人來輒語禮稱忘哀群立多爽  
於事宜旅行有乖於物理二途俱發一罪須科

除喪鼓琴判

乙旣除喪而鼓琴成聲或告忘哀云不敢過

對

三年之喪寧戚則易百行之最唯孝爲先乙縗經旣除樂



棘餘毀既而綠琴在御朱絃高張搏拊成聲愉樂斯在雖  
子張臨喪和一作之而和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與其樂也  
何其速哉

祥鼓素琴判

戊祥之日鼓素琴隣人告遠禮

對

執親之喪行孝之道出入不當門隧升降不由阼階直線  
在躬溢米充食恨纏風樹痛結寒泉舉號已見於心摧毀  
瘠載聞於骨立念親之在上哀親之在外寢唯枕塊居必  
倚廬隙駟不留祥期奄及既除凶制奚鼓素琴示人有終  
於物無犯食醢猶許奏樂何辜請從雪條庶符水釋

禪服鼓琴判

得鄒人告孔叢子居親禪服鼓琴而作樂叢子曰此是子  
與梁山之琴曲鼓器不伏

對

張鼎

地惟洙泗人參鄒魯闕里之詩書斯在奄中之禮樂不渝  
孔叢子風樹搥悲寒泉動思霜露云惕日月其除是以君  
子為難子阜一作親喪而求慕先王制禮孟獻禪懸而不  
樂既祥絲屨一作見孔父之深譏行奏綺琴聞子輿之雅  
操三恩懷罔極五日樂禁於成聲哀貫終身踰月禮通於  
作樂去順効逆魯史稱其速禍朝祥暮歌鄒人據而興誚  
節哀順變雖殊念始之心以今况昔未悖送終之禮欲加

之罪其如詞乎

奪情嘗經服事判

甲嘗經服事既而曰不即人心致仕而退時謂非禮稱人蓋善之

對

出師正邦大易有象率義弭一作寇春秋則書用乎中行

攸往夙吉以威作匿疑取渙於群甲閨門麗凶苴麻纏疾

喪則寧戚義能繼思痛深倚廬雖授杖以不起政急分闈

或執兵而啓行介以趨軍經而躬役魯侯金革我直以興

晉襄墨線彼豐而動克壯輿輻能積豕牙任長子以帥師

利元戎以光濟策勲苟進不即人心致仕能歸何疑禮

不為也無仁乎得反經以合道胡責善以非禮

妻喪奏樂判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對

白居易

喪則思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

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鍾

好合有傷於琴瑟既愆夫義是奪集作人喪儼麻縗之在

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一作管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

乖若徃之哀斯黷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于道路見縗猶

必變色隣里有殯亦不為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

責

士弔大夫喪判

得景為大夫有喪丁為士而特弔或責之不伏

對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景惟  
集作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以行  
奚越尊卑之序既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微位宜慎  
守事非其事信干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贈芻之意是  
曰無上將何以觀

同門生喪親判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捷之使遺辯而  
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對

前人

道貴恭當從理命交遊重義盍恤哀情孝不在於詭隨  
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况求益之初無  
友不如已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既罔念於一哀  
是有違集作不遵於久要苟知生而不弔雖贈死以何為舊館  
遇忘集作哭亡宣父尚猶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申  
遺帛之誠豈補贈芻之義肆一扶之怒父兮既爽義方社  
三諫之辭予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允矣知言

食於喪家判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食我以禮故  
飽

對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齋斬集作可恤仁豈忘情丁糜念人  
喪姑求主禮遇加籩之膳誠可療饑對泣血之哀亦宜忘  
味既念吉蠲之饌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隣相循遠禮  
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教勿  
思變色當顧戚容

刑獄門二十八道  
流人降徒判一道  
誘人致罪判一道  
詐稱官銜判一道  
解控判一道  
告密判一道  
吏犯徵贓判一道  
刷用官布判一道  
乾沒稍食判一道  
受囚財物判一道

判二十

刑獄門二十八道

流人降徒判一道

誘人致罪判一道

詐稱官銜判一道

解控判一道

告密判一道

吏犯徵贓判一道

刷用官布判一道

乾沒稍食判一道

受囚財物判一道

竒請他比議判一道

因丑致罪判一道

犯徒加杖判一道

刑罰疑赦判一道

贓賄判一道

至簿取受判一道

未上假借判一道

取官判一道

賂官判一道

免罪不謝判一道

予行盜判一道

冒名事發判一道

請不用赦判一道

失囚判一道

過喜判一道

被妻歐判一道

稽緩制書判一道

刺史違法判一道

私發制書判一道

流人降徒判

大理申去年流人恩降徒今徒會慮合免刑部駁制免徒罪此非本坐不許徒者寬訴

對

曼情持法恭聞至理之名公間在官推得平反之稱與其失善寧可利淫頃以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霖  
自昆蟲而必及五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看之條會  
慮復加於清雪渙然無咎咸與惟新大理以慮合從寬雅  
符平典刑剖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奇音基請他比議判

法司以奇請他比議為蠲除而留臺特之不宜數變乃引  
聖智之所為患前漢刑法志奇請他比日以益茲議可蠲除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

對

政貴有常理惟體要明罰勅法取誠於先王議欲緩死致  
誠於君子俾其科條克叙輕重有倫惟齊非齊以殺止殺  
事必謀始則司契之義明道先仍舊則改作之功未鄭僑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鑄鼎猶慙叔向之言周滿作刑稱耄呂侯之策况聖君御  
物天下文明人識舊章國懸常典舞文巧詆非則於張湯  
捨虐從寬有依於定國矧乃漢盜陵土惟輕載美於釋之  
於昭八議誠以類而可徵末言三尺復何慙於師古

誘人致罪判

甲誘丁致罪令其同坐云人各有心

對

率心無邪詩參履福作偽背道經喻焚身若從惡而自貽  
將異罪而同罰利交相啗唯甲與丁隣德不慕於田蘇樂  
禍更移於齊豹謗招惡子名近盜夸且飭躬無良以欲欺  
度誘人迂迹以一作義傷風六行興挂於爰書兩造不聞  
於在宥待窮實狀方宜科條一作刑

因丑致罪判

癸因丑致罪所由欲科之及丑自死癸云罪人則亡我更  
何若一作善所由亦不知作何處分

對

生諒不謹法必繩愆既三禁而無移在五月一作而難捨  
丑藥不可追鬼得而誅癸戮出於身官慢其業雖天網不  
漏亦未失刑而職司是虧攸宜坐罪且罪有輕重失亦降  
差刑難變於一成戒可從其二等

詐稱官銜判

辛詐稱官銜取給州縣所可以偽論不伏仰正斷

對

辛在德多涼於朝不處九班之素未及三思之志闕如妄  
稱爵里之尊以求州縣之給詐之久恃偽果自彰行詐為  
官仲由以欺天見請言偽而辨少正以左道亦誅前史以  
舉其不然在律又繩其有過理宜減口何恤薄言

犯徒加杖判

乙犯徒訴家無兼丁縣斷加杖人告其有妻年二十一已

上

對

麗刑務輕罰懲非死若膚受之訟則哀敬難原乙何人哉  
清耻未格不化厥訓自貽伊咎當從傳氏之策若赴

之徒謂無兼丁則合加杖而配有偶應是克家來訟無稽  
未宜易法縣且失律豈曰能官人之糾謬斯一作謂不直

一作他人之  
亂謬謂不直

解桎判

得甲送徒道解桎措恣所過御史糾訴云尅期俱至無違  
者

對

法在安人刑忌留獄苟信不繼則噬膚而莫懲如得其情  
則緩死而無逸惟彼甲者奉詔送徒解其桎梏遵大易之  
利用申其甲庚係小子而且格承命為信義則垂於守官  
推誠於物仁或昭其恤下與其刑於無赦利武人之貞曷

若感而遂通資文明以悅且虞廷作法人不敢欺鍾離縱  
徒尅期而至有叶良吏無瀆簡彙欲依驄馬之糾恐越鵠  
鳩之法

刑罰疑赦判

甲刑罰之疑俱赦有司以刑不上備省科之云適輕下服  
諸罰有權

對

先王立辟議事以制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故三宥以順時  
重一成而不改求懷中典亦謹無良惟罰與刑有疑但  
厚倫正俗立教在寬二罪並與載難上備五德無濫宜  
下服既有權而適道當側隱而從輕不俾少懲將為久

告密判

雍州申綿州告密囚王禮告本州人有謀及行至散關夜  
已將半關吏以其夜到不為開門禮緣事急遂越關而度  
至留守所告關令趙秀并自首越關事到神都法司斷秀  
應為而不為主簿批為不當舉牒議卿判秀當知反而不  
告下符科結秀輕廉使披訴仰正斷

對

王禮生於劔表長自巴中身在重關之外心馳魏朝之下  
踰岷越障雖効赤城觸網羅迷禁丹筆何者但緣謀反  
律有明條本州既不告言且最默必也同夫兆  
風火應合控彼星昂何



經度不聽鷄鳴殊孫龍之縱游... 色雖未詳其五聽  
聊請扣其兩端告密縱使... 宜首免

賊賄判

河南縣丞張季昭貸官錢一千貫私用縣令王楷糾從枉  
法季昭云既立帖取明即擬還不伏御史宋冲斷為真盜

對

雷電作威先王以嚴刑斷獄脂膏不潤古人以從政立身  
故貪乃敗名子罕以不貪為寶財悖而入踈廣以多財累  
愚河南帝城四方取則毗贊之職必惟其人季昭策名清  
時沐我玄化不能獨峻其節有疾冰霜翻乃難滿為心自  
同溪壑况飛龍在運振鷺盈朝官材必孚名器無假不意  
而富聞夫子之有言刑故無赦著文王之作罰臨財苟得  
古則恥之陳力不能今也宜止黃圖貴令欲以枉法定刑  
繡衣御史斷為真盜論罪既立文帖應有限期或即結刑  
恐成疑獄空仰九天之問慙無一割之能待結事由寘之  
邦典

吏犯徵賊判

吏人犯枉法賊會免罪所由不徵正賊御史舉以非枉  
法不伏

對

肆肯從輕前王以之宥罪一成不變君子於焉盡心黠吏  
伊何罔知紀極貪藩身之貨自底不經沐漢汗之恩幸而

獲有雖小懲大誡曰刑其恤哉而免罪微賊尚謂生也  
酌彼三尺折以片言柱後爲官御之舉非斯當願中有  
物所由之不伏未敢肆剛勝

主簿取受判

外州申屬縣主簿部內取受州將不之罪也出錢與之

對

東紳從官既擔人爵析珪銜命須代天工不息惡木之陰  
不畏貪泉之味豈溪壑其志山川其心錢且深藏非從地  
出金常密受不畏天知效無彰於萬分法宜加於三尺州  
將情爲寬簡道取敦龐必令上化用孚將使下僚知恥若  
過而能改合道期於反經若情不自峻罰罪當於懲惡情

更研問方事科條

尉用官布判

爲鞮則將官布七百端質錢還債經一百日合科何

辨

對

軍則策名嵇下述職江濱才靡効於一身害已深於五蠹  
用公府之財酬私門之價虧貞節於箭巖泪清流於鏡水  
九章彛憲不惠姦疑三尺明科無捨刑故雖復陪填已畢  
終是濫竊成愆指事論情實嬰疎網披文按法或蔽蒙襟  
委諸兩造之司庶盡忠

未上假借判

丁受官未上於所部錢其監臨不仗

對

命官以賢底祿以道循末蒞事胡為賄聞無魏子之悛心  
有叔魚之贖貨即為假借曾不內愧于躬式冒刑典仍欲  
外閔其過實叨憤之自速非監臨之謂何加言是丁不可  
逃罪

乾沒稍食判

乙主稍食輒自乾沒為方書所刻

對

列爵分官用資監守臨班掌務必藉廉平其有贖貨居心  
類長安之小吏不貪為寶殊宋國之司城時所未容法官  
惟糾謬本曰懲非罪即不誣任依輕典

取錢授官判

得楊甲選以錢十萬金三十斤求山乙得官後被告大理  
以甲選數合番官不越次會恩洗滌甲不解任錢金不追  
刑部斷甲解見任徵乙金錢

對

學古入官不聞贖貨以資制爵安可非材楊甲人實妄庸  
謬參調選山乙志惟貪多受金錢良以職謝巨源賢慙  
伯起鴻猷載黜是則難容大理同拘自貽伊戚承恩合免  
雖則棘署守文會赦獨徵實亦仙臺直筆請依省斷竊謂

為宜

受囚財物判

丁受囚財增其語賊輕減罪省司較議非當需獄

對

需獄賈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任其情輕重之權固茲無濫眷彼丁者職在監臨貨以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矣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屬厭業以末減省司忠告實謂平反

脫枷取絹判

祁陽縣尉董則任大理獄吏與囚脫枷取絹兩疋斷除

對

刑政所存為國之本有倫有要弘慎斯歸就重就輕哀無失董則事緣賊賄斷彼除名贖貨於無器之時定罪於有官之日問既承引斷亦甘心兩練雖則難容雙塔終須審究脫枷狀在法準絹不至徒年除名雖據本條斷罪宜無覆定末州申上不詳前任之文刑部重尋妙得無官之列除名之坐未可依前罪不合徒何容濫罰

免罪不謝判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為已

對

白居易

在公而行誠非為已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既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矣丁乃解紛以為非罪而拘

治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奚論恩則立  
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謁可以不愧於人義  
在公行實亦一作無求於我蓋加遺直勿聽責言

子行盜判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謂其父子不相為一作隱甲云大義

滅親

對

法許原情慈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齒忝人  
倫忍傷天情義方失教曾莫愧于父頑攘竊成姦尚不為  
其子隱道既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年可謂  
不慈傷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及情所宜教

冒名事發判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準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官有善集  
美政請免罪真授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許

對

宥則利淫誅為一作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為  
心僂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偽咎則自貽及勵節而為官政  
將可取節使以功惟補過情一作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  
姦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財雖苟  
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守  
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真

請不用赦判

得乙上封請未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  
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對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利  
淫倖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之誠  
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常則起  
為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破石之言兼誅  
藁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失囚判

得甲為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對

前人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  
補過相彼維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傲于羨里旋聞失守  
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足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  
塞違得於他人自是踈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押不科  
無貪假手之功固念集作其心於責集作

遇毒判

得景於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人云買之有  
處

對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盍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

蓬方轉朝雍欲晞旅次員來將受殮而已生涯湔盡當終  
食之間且非祭地之餘集作疑自是逢天之戚未言其黨不  
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據請無寘董之  
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恕物無妄罪人

被妻毆判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隣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  
云非夫告不伏

對

前人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  
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之手

作威言傷於婦順集作道不告未失集作爽於夫義集作和招集作

務隣誠愧聲聞於外斷徒不杖未乖直在其中雖未集作非

家肥難從縣責

稽緩制書判

得甲為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遠未經十

日

對

前人

王命急宣行無停晷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其科繩  
必先揆以時日甲懈位敗度慢令速尤蓄怠棄之心既虧  
臣節壅駿奔之命自抵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罪法  
宜以役當暮月所由以遠未決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閱  
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央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訟

刺史違法判

得景為錄事參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或責其失  
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于國

對

守位君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身  
由中立直宜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  
隱且六條枉統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為漏網雖舉違犯  
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既非下訕  
難抑上聞

私發制書判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

罪

對

前人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言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當  
行下不慎敦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于身難求疎網之漏  
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達之責  
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方定刑於  
冊筆





井稅寧均沃瘠是以農扈率職夫家受田丁一有墾田較較二字其苗畬底以蕪蓁故我疆我理爰茲翼翼之苗如梁如茨卒獲芄芄之稼藝或若此稅其可知今者倬彼萊田是稱荒隴畝方蕪以三百始受一夫獲寧取於十千空勤四體雖則休於間歲易在他年徒寒耕而熱耘終費廣而收薄未言州縣是日司存上則異宜畝何均稅必以年湏賑乏事欲隨時加減於上下之間徵納於權宜之際則謀始立化斯焉可作慢官沮法訟者奚為且使以勸農為名人以足食為本民唐諱苟可利賦亦何傷責以不應或將得罪處其非法良恐未然湏從刑政之科難枉使司之例

同前

皇家刻華歸素抑末敦本式稽堯典授時之政克脩歲時爾頌祈年之禮允洽是以野無曠土國絕遊人紅粟相因華黍興誅猶復二星分出四牡載馳察俗觀風勤分務穡至如分地之利易田之宜擇乎令典酌於故實若秋苗有獲則可據地而徵儻春萊不芟焉得計畝令納苟貽碩鼠之謗湏寘鳥一作鷄鳩之典若上田不易自有常規妄為加減誠為非法並從鳳舉之按宜正隼楨之罪

同前

柳同

度地制邑徹田為糧必均三壤之宜以成九賦之則是以政令惟簡乃黎庶時蘇法物苟紛必謗譴日浸昔魯備齊難作丘甲之法晉為秦擒起爰田之制俱錐刀之末開喪

亂之始今三時不害四人成功疆理多兩穗之收倉廩必九年之蓄惟彼州縣誠非紀綱既無恤人之心豈曰奉公之理省徭慎役未挂於愚心貪財徇名已聞於拙見昔與稅畝嘗聞尼父之嫌今欲萊田有類哀公之志非愛人以活國何深恩而淺謀使乎察彼衷情允茲上訴丁停厚歛虎者爰申寘官嚴刑罪人斯得既有雅見寔曰良圖

同前

樊光期

國為農俾人作畝是刈是穫必在有苗不蓄不畜何以望歲故刻耒斲耜自春徂秋與疑作公及私既庭且碩然後論彼薄稅取於豐年仍聞寡婦之歌寧有匹夫之怨若斯土靡藝大田其荒稼穡之功不加於此寢訛之地或在其中而欲徵諸我廩問彼嘉穀非苗取實慙於老粟華遠此通論州縣以廣地為務入粟入功用藏於人何必改舊使司以惠言及物準度從人請似均收黜於加減罪雖一致法欲重科然不伐有詞且稱從責隨時之義庶叶論刑

同前

張調

贊王理制國用稽諸縣籍抑有彛典故命敷土聿興五員之規用師頒田式均三易之賦歷選列辟率由舊章國家大責四瀛咸則三壤穀出不過籍所以豐財萊田不致征寔惟饒衍麟書是紀象魏攸懸浹日使觀先夷以今何彼咨嶽猶火禁之因循孰謂法雷亦小東而杼軸既徵求之

無藝翻給貸之是憂皮之不存毛將焉傳百姓不足九式  
何施外臺則驅鷄善嚴使司則害馬已去雅符中典無勞  
簿言

同前

張寂

我田既臧農夫是慶畝碩則播歲成厥功如茨如梁或祈  
於稷稼不狼不莠載嘉於魯田彼之荒萊僻在窮野芟夷  
未絕耒耜何施便加稅畝之徵豈厚生人之道且漳河富  
鄴涇水利秦人既有臧國亦云幸當今百姓為心六府脩  
教命勸分之使崇務本之農漢苑空閑已許蕭何之請魯  
田厚歛見讓哀公之昏人若屢空君孰與足州縣以政刑  
不用輿訟是招使司以公職務平天心必稱雖假詞於給  
貸終失得於當官請寘明刑以鑒多士

同前

劃為九州咸則三壤或溝洫創制或阡陌從宜肇允萊田  
無聞稅畝今欲務耕興利盡地勤農驅役冗食之人示以  
不毛之罰則可規堰豬一作肥豬而辨等視為鹵以分疆必遵  
桀貉之中是行什一之稅惟此州縣沮為盡臣不率古猷  
獨師襟抱而上下加減謂叶哀多之義據畝均收欲見無  
偏之跡曾不知定其可墾則奚適非宜捨彼所餘則仁將  
何遠欲救茲弊圖以拯人異李悝之上熟同冉求之急賦  
將恐事非適變狙怒惑於朝三日用不知馬力盡於劔百  
輶軒高責何所逃威外臺簿訴終思憲罰

同前

林諤

俾彼甫田爰分沃墾定其差等故九州攸同處有勞逸誠  
 萬人是繫周官掌事征稅畢均皇明燭幽遠邇咸勸德  
 天發直指風行既有察於農功將不遺於屋粟翦萊非  
 路之政就蕪興元亮之詞責郡縣之勞煩慰黎甿之簿  
 借如據畝數以收率隨上下而加減蓋議事以制示得  
 宜重戒年饑頗符日用苟殊軋沒獲矣何堪使司雖欲  
 懲愚謂傷於嚴刻且萊田不稅實師古之通方倉庾流  
 乃自公之上務繡衣匪同楚失應副九重州縣請宥漢  
 賞其一切

同前

任璆

宇宙為家寔惟天府疆理為畝成賦中邦而九州同  
 共貫莫不開廬井而平賦稅準沃墾以明勞逸則人狎  
 於野穡而成功是以晉置爰田既易種於差美周任耨地  
 復出布於不毛相彼萊田是稱餘地舊不應稅今則有徵  
 事將利國法焉循古雖紛若人訟而畧陳地宜何者彼田  
 若焚薶草溝塍相錯稼穡屢登亦可據畝數以均收隨上  
 下而加減必孟春月陳新未事即不應而可坐處非法而  
 奚疑况州阻饑饉薄言給貸於均地一作輸之法事舉其中  
 軫憂人之道欽從其薄勸農便國待子而行即實徽纒未  
 為允當

同前

楚一作英冕

夏闢山川周疆井邑四人得業萬國作孚欲令應陽和以  
歲事候秋霜而畢力故除彼公田人耕百畝用資國賦家  
茂九農是知居堵即勞處沃便逸必耕與壤以易萊田祈  
南畝之有年望西成而必獲誰謂田其蕪矣似陶今之歸  
來稅輒均收疑魯卿之厚歛使司以愛人活國人富則國  
殷州縣以反裘負薪裘敗則毛落既未閑於大體徒輕擬  
於小東縱訴將備年饑終合請裁天旨使科非法未失清  
通

初稅畝判

所司初稅畝怨者實多僉議罪其變法中尉云匪躬之故  
兩執不同

對

王之賁

勸力長財任農勸業利則已久稅宜在均或乘弊以歛輕  
或因虛而歛重邦都以入未息夫家之征倉廩是資仍鞭  
什一之稅籌茲變法初欲贍官亦猶搜粟都尉冀立阜時  
之策司農中丞用成強國之筭雖將實於邦府恐多奪於  
吾人人其不足國也何有徵之以古則魯公之制難循用  
之於今則有若之言可尚出其過籍非禮誠深言人匪躬  
過之已甚

同前

趙栖簡

大道既行農不易畝中孚斯及國有常稅各修九賦之職  
寧奪三農之勤惟彼所司於何妄作隳周公之垂法行魯

宣之弊政穀出不過籍已舉丘明之凡法廼變於人寧規  
商鞅之律眚則骨怨誰任其辜主上情殷納隍慮一物之  
垂所見夫栖畝分五穀之荐登德澤既滂和氣充塞誠可  
減從輕賦須允下人之喜善一作遂行厚歛虛憑中尉之詞  
事則匪躬罪當諸已則履校滅趾茲咎未深而剥床以膚  
取凶斯在

同前

孔齊參

賦政任人取之有節體天立制惟變能通猗歟主司厥初  
稅畝稽諸魯策用採憲章雖如心咨之談實多橫議而損益  
之政或在權宜然則擇利而行何常之有舉以非法斯  
病諸較其短長於是乎在

同前

尹深源

先王制禮將使田賦有經中古從權亦由國用不足屢  
而稅侵農實多小東作詩見刺於譚后大桀爲論甫聞於  
魯臣既繁秋歲之征同起和寒之怨徒欲附上焉能服人  
且已効忠未爲干典當採議於中尉諒無嫌於所司

同前

高璠

周官立法唯聞薄歛魯用不供爰行大桀皇家布聖敬之  
明德貴因循之令典乃脩弛賦之道不足宜陽之計什一  
而稅億兆以庸何彼所司率由非政不能和彼三事申物  
土之宜而乃鳩于庶眚成取怨之道豈自貉之爲制其於  
蠶而不若臨財無苟其曰是乎於義或妄未爲能也惟此

中尉曾無內省若利彼社稷則死生而以此戮我尋倫在  
憲章而莫捨益之爲助空望於十朋乎則未終且成乎一  
握獲夷不同於入腹出否幸從於顛趾

同前

張秀明

什一而稅周道如砥二吾不足魯政斯壞國家隣善以化  
寶穀而理上下皆給不學筭車移人邕和大來惟知手舞  
足蹈嗟爾加稅昧我大猷曾不慕於若堯坐貽陷於大桀  
將謂浚我有司何取於匪躬寧有盜臣中尉且多於尸祿  
儻能率法抑有前聞若苟而爲斯亦奚問

同前

杜挺

郊賦有籍邦政是數制乎上地無越三人之倫居彼中田  
爾許兩家之共始成薄賦乃曰恤人周末無年衆初有制  
憂稅畝者作自哀公對盍徹乎聞諸有若所以人多怨譴  
國起侵伐動干戈而稅繁供軍旅而儲廣抑爲末也寧作  
未是本歟當今薰風阜財協氣登穀兵則不動人其以寧  
斯足解愠之時奚爲變法之稅中尉推過罔失臣儀與人  
頌康當歸帝美兩執斷矣一言在茲

履畝判

丙爲諸侯履畝擇其最好者取之百姓上訴御史糾違法  
云非入已

對

常日進

政在利人法難變古苟非慎舉事則不經伊丙列侯無聞



嘉績未明盡地之力獨聞履畝之稅且以小惠誅一作怨莫見安人之理蘊利生孽先聞入已之嫌重稅既同於魯侯蓋徹明棄於周典憲臺糾謬實可準繩分土煩言益爲又過敢告司敗宜寘薄刑

同前

盧術

涼以作法弊尚或貪謀之不臧事將奚適丙桐珪荷寵茅土分榮既稱孤之是崇在養人之爲政不有如傷之視遽興厚歛之文且井屋既殊收稅有數人或不足君何取諸苟縱欲之斯行紅粟多積豈堪命之能久黔首何安敢請焚書將以和衆遂命持斧以問剖符縱非入已之科漢書擅賦之責

同前

下民唐諱

崔德

公田有洫私家有封人或不安君孰與足丙分茅賜爵剪業稱孤奪力役於夫家怠政教於公府徒使我疆我理空對汗萊爾宅爾田惟瞻硯确不勤東作但履西成急下民之見糧既同蝥賊務公家之厚歛寧有盜臣豈漢文施令之心乃魯宣救弊之術子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我愛其禮請遵尼父之言不可加刑宜從削地

同前

朱濟

俾侯胙土分茅一作刺撫封視彼黔黎均其毛澤今者制田非夫厚歛殘人履畝尚徇於魯宣蓋徹茂聞於有若且農之有畔穀不過籍小桀之規是舉大侵之禮謂何此而浚

我以生無乃刑人之力既貪膏壤取溢京坻獨阻南勲盡  
其東畝雖非八已已足盜臣無罔繡衣請從褫帶

同前

傅昇卿

制邑居民務農肥國均大家之間井末保士房疑徵載師  
之遠近將安曲著惟丙職登牧伯位列諸侯茂穡勸分須  
聞露冕之化霑體塗足當務曝髮之勞而乃不問公私無  
論沃墾取其翼翼之稼擇彼芄芄之田同魯公之無恩穀  
果是議類季孫之苟賦尼父有言將刺大東何殊小桀嗟  
狐裘之非當宜豸冠之是糾何者倉惟國廩食則人天雖  
歎國實於倉其若人勤於食務知遠者不亦悅乎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三

